从死亡中回来

自传

作者

和平使者

从死亡中回来

自传

作者

和平使者

世纪乞士

和平之心在此要感激所有的善心人士，无论在精神上或经费上所给于的支持和鼓励，使到这本著作能圆满完成。愿以此功德回向予他们及亲属，愿他们福慧增长，都能成就涅槃彼岸。

从死亡中回来

作者：和平使者，世纪乞士

版权所属 ***2005 Le Duc Ngo***

版权已注册，未经出版者同意，请勿翻印、修改、发送、复制、录制、储存或下载任何有关于此书的一切内容。预知详情，请电邮至以下网址：
网址：***heartforpeace@hotmail.com***

第一版：*2005* 年 *9* 月

第二版：*2007* 年 *5* 月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免费结缘）

明灯光祖师

战争非神圣

BHIKKHU BUDDHA DHATU

BEGGAR OF THE CENTURY

从死亡中回来

自传

作者：和平使者
世纪乞士

页章		页数
	序	1
1	战争的伤痕	3
2	血染的过去	12
3	当死亡不再来	17
4	受持沙弥戒律	25
5	在悉尼服务的日子	34
6	印度和达赖喇嘛	45
7	和平步行	55
8	非洲弘法行	60
9	天界之旅	69
10	反思	75
11	佛法问答	79
	摘记	113
	附录	114
	词汇表	116

从死亡中回来

序

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其中一个幸运者。当年我九岁时，越南正处于战争动乱时期，无可计数的儿童遭遇到不可磨灭的伤害，而我本人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当时我被投下的流弹击中，全身有百分之七十的皮肤被严重灼伤。经过了多次的手术治疗，情况才有所好转。我不希望将来会再有无辜的小孩像我一样，遭受到同样的痛苦。幸运的是我还可以拾回这条宝贵的性命，来亲自向大家陈述这则真实的故事。

我在十三岁的时候出家，二十岁移民到澳洲。我协助越南成立了一个命名为「行使和平之心」的中心，在澳洲悉尼成立一个分部。世界和平是我最特别关心的事件。留在我背后的伤疤，是我永恒的烙印，它时常警戒我战争的可怕。如果我可以帮助这个世间平息一切战争，那我被投下的流弹击中，失而复得的生命将会是很值得的。

为了要宣扬和平讯息，我得尽量去接触很多人，亦曾经到过很多国家。我步行九千公里，越过五大洲，行经十八个国家，会见不同种族种不同阶层的人士--有国王、总统、总理、高官、贫民、残障者、遭受苦难中的众生等等。从这些人的身上，我学了很多很多。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最重要我所领悟到的既是大家都是一家人。我们必须卸下武装，用人类本有的慈悲心来对待我们的怨敌。那些披着枪械上战场的人，其实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不同。他们有梦想，有烦恼以及妄想。我们

只懂得自相残杀，血染大地，但是到了最后，也只不过落得两败俱伤的命运而已。

一些朋友邀求我把命名为《从死亡中回来》这本书，从越南语翻译成英文。他们很好奇，想知道当时我处于昏迷状况，接近死亡挣扎五天半内的那种体验。终于现在可以满他们的愿了。经过了一些修改，这本书已经圆满完成。你们手中的这一本就是成案了。

在此，我要再次的感谢协助我们完成那九千公里之行的所有人士，及世界各地的所有支持者。我也要感谢马来西亚的护法者，帮助我完成这本小小的著作，以示感恩我们永远的恩师--佛陀。这本书是属于大家的，希望它会给你们带来无限的祥和与安乐。

和平使者
世纪乞士
2005

第一章
战争的伤痕

什么是死亡？在我四岁那年，有一天，祖父的家里挤满了进进出出正在忙碌中的人，犹如是正在筹备庆祝佳节。虽然忙忙碌碌，但是却缺少了那种平时庆祝佳节欢乐的气氛。过了不久，华丽的仪式即环绕着那棺木而进行，我的曾祖母正躺在里面。我高兴地随着送丧行列出游，我不晓得当时我的曾祖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懂得我身旁的大人们为何要伤心哭泣。可是，当我看到棺木正要安放到地上已挖好的大洞时，我即刻跑到父亲及祖父的身旁。我紧紧地拉着他们的手说：“不，不能把曾祖母放在那里，她将不能呼吸，不要放在那里！”我试图阻止着他们，但是家父却把我拉走开，说道：“不，你不可以这样做，曾祖母只是躺在那儿里几天罢了，她不久将会回来的！”

我真的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在我那天真活泼，无知的脑海中，我只知道那样做她将不能够呼吸，亦担心她在那几天内将无法得到任何食物。之后的三天内，大人们天天都带着食物送到森林去给我的曾祖母，过后又再把完整的食物带回家让大家一起享用。想着，我也知道其实曾祖母是完全不曾动用过这些食物的。三天过去了，我向祖父询问为何曾祖母还没回来。这也是当时我父亲曾经使我确信的一件事。但是，他却默然不语。他只是把我抱起坐在他的大腿上。当我渐渐的成长后，我才觉察到祖父是多么地疼爱他的母亲啊！而且他也清楚晓得，在这么多的子孙当中，我是最疼爱曾祖母的，因此我在祖父的心目中是占有一定的地位。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我终于明瞭，曾祖母确实是离开了这个人间，我也明白死亡的降临不可能允许一个人

再次回到他们所喜爱的亲人身边。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曾祖母的逝世，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面临分离，并了知死亡所带来的伤痛及遗憾。

我是在一个充满诗情画意，而且很多山丘的村庄里长大的。大海就离我家不远。在我家附近有一个湖泊。河水就向着湖泊流去，此处无疑的就是我们孩提时最难以忘怀的快乐游玩处。我爷爷的屋子就在山坡下。那里的环境很清幽，家家户户都和睦共处，但是要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我的曾祖父是过去越南国王的第三个孩子，他总是过不惯王族气派的生活。当时君主的国土遭到政治的动乱侵害。武装部队的统帅正积极的想推翻法定王位的继承人，任何想要继承王位的人都会遭受到陷害。我的曾祖母带着她的孩子们即时从王宫里逃离到一个叫 Phu Lac 的地方避难，那是一个既平静且安全的小村庄。曾祖父就在当地一个有渔夫，有农民居住的小社区里当起了小学教师。整家人都决定把他们由王族家系出身的事实保密。渐渐的，生活又再次得以平静的安定下来，而我也在那个时候诞生。那年是 1956 年，我被取名为 Nguyen Thanh Liem。

在我七岁那年，我遭遇了第二次的死亡事件。当时越南正处在一场艰苦奋斗的血战中。美国也有参与其中。当时的情况，依然深刻的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当天，我母亲准备好了一些食物，并交待我把食物送给爷爷。虽然爷爷的家离我家并不算很远，但是母亲还是劝我避免往大路行走，因为当时到处都有士兵把守着。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唯有朝着木屋后的小巷直奔，没有一刻的停留。平时的丛林中，都是蛇群出现的地方。当我接近丛林时，我本能地停下了脚步。并不是蛇类使我止

步往前进，而是一件比我想象中更让人害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听到粗哑的笑声，其中参杂着喧闹的声音正从丛林中传过来。很自然地，我立刻躲藏在一处竹林密集的后方，然后朝空地处观望想要仔细的探个究竟。一群南越士兵正弯着腰，正在折磨着一个跪倒在地上的男人。他被捆绑及蒙着嘴，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惶恐与不安。其中一位残暴者从身上抽出一把尖锐的刀子，从容不迫地慢慢割掉它的头颅。那位男士费尽气力挣扎直到虚脱无力为止。顷刻血流如注，喷满四处。我愣住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立刻提起脚根往后直跑。其中一位士兵已经发现了我的存在，他使劲地把我捉回去拷问。他们任为我对于他们毫无威胁感而最终被释放。我三步作两步不敢回头地直奔回家，很害怕他们会再穷追不舍。

当天下午，村民都被通知到一个地方集合，一同去观看那些已被截残的尸体。他们把死者的头颅悬挂在一只竹竿上，在阴暗的天空衬托下，当时的气氛阴森令人毛骨悚然。借此机会警告那些支持共产主义者们的最终命运下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亲眼看到人头被砍的残酷事实。

在 1964 年的一个早上，当我正在上课时，扩音机传来一则报告，通知每一个人都得在黄昏时分在村庄里集合。有传言说那是政府支持者将被审判的日子。当时我并不明白，之后才知道原来有很多共产主义的士兵们正躲藏在农地附近的山丘周围当庇护所。到了晚间，他们便混入村民当中，试图说服他们给于支持及同情。

那天傍晚，我和玩伴们由于好奇心的驱使，躲藏在一处接近河流岸边的矮树林间，想观看那些被船只遣送过来我们村庄的罪犯。不久，几趟船已进入眼帘，每一个被怀疑政府支持者皆被束缚着，而越共的游击队员们都手持枪械站在中间。我认得其中一些人质，有一位是我哥哥的老师，另一位则是一位朋友的父亲及祖父。令我更为震惊的是，其中一位是我友善的邻居。每天早上，我上学经过他家时都会见到他，直至六个月前他却完全失去踪影，他名叫 Nguyen Dinh 或 Bac Dinh 。Dinh 叔叔被疑为南越当政者的间谍。为了不让家人蒙受耻辱，他把帽子半掩着脸部。他看起来显得很消瘦苍白，而且脸部表情也显得非常的无助与恐惧。

一到了晚上，所有的人都被迫集合在一间学校的课室内。开始时，士兵们播放南北越战争时期的影片供大家观赏，在影片中肯定是看到北越最终得到了胜利。当时我还小，有免费的影片观赏，就很高兴了，因为那样也可以让我们消磨一个单调的夜晚。过了不久，突然有一把声音从扩音器中传了出来，宣布审判应受惩罚者的时间到了。我们从课室里被带领到学校的场地上集合。场地上有一张桌子是供三位「法官」就坐的，而被束缚的俘虏全被安排在一个盒状式的犯人栏里，周围皆有佩戴着重型武器的兵士把守着。当时的我还很小，根本无法理解那些可怜受害者被控的罪案。然而，当轮到 Dinh 叔叔被审判时，我却感到有一股突如其来的剧痛。其中一位法官用手里的木槌在桌子上敲打三下，一位丑陋的越共者，名字叫 Tong Em 便走近 Dinh 叔叔的身旁威胁着他。Tong Em 的脸上布满了明显的结疤，可以看得出那是严重水痘所残余留下来的疤痕，而且他只有一只眼睛。他的样子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非常的残暴。

Tong Em 手上拿着一把长刀，一面环绕着 Dinh 叔叔的身旁走一圈，一面又缓慢地耍弄着手上的那一把刀。我可以听见 Dinh 叔叔正在向他求情以得赦免，痛苦的诉说着他还有一位太太，一位年老的母亲及孩子们等着他照顾。突然间，Tong Em 一把抓住 Dinh 叔叔的头往后拉，接着用他的刀子不断地朝着他的喉间刺下去，一共三次。Dinh 叔叔尝试用他那被捆绑的手来掩护着他的头，但是无情的刀却连他的手指也一起被砍断了。可怜的他再也无法反抗及求情了。只听见粗哑无情「咯咯」的笑声，遍地红血。Tong Em 的最后一刀，夺走了他的性命。现场顿时混乱起来，惊恐的人们四处乱窜，尖叫声震惊四座。我的母亲当场昏了过去，被扶着回家。自从那事件过后，她得了心脏衰弱症直到今天。

之后，我母亲常常都活在恐惧与不安的生活中，基于我们是皇族家庭的后裔唯恐同样的命运会降临到我的父亲及她孩子们的身上。当这起恐怖事件发生时，我的父亲 Nyuyen Phuc Xe 并不在村庄内。由于被告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解放者」的名单内，因此被迫躲开。其实我的父亲在整个战乱事件中都是保持中立的。他时常都说，与任何一方为敌都会是吃力不讨好，而且没有保障。

当时还发生了另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在学校上某一节课的时候，老师忽然宣布停课，然后立刻遣送我们回家。他提醒我们炸弹随时都有可能从我们的头顶上掉落下来。当时母亲看到我们于早上 9 时 30 分就回家，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反而用严厉的眼光来回应我们。她赶紧护送我们横过湖泊到山上的另一边去，并表示，我们及其他的亲戚们躲藏在山洞里必定会比较安全。我们二话不说地遵从她的一切指

示。从母亲的言行举止，可以显示她的认真，当时她绝不能容忍我们的任何违抗。

在那阴暗的穴洞中，我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因为四周都是丛林，所以穴洞里非常安静。我以为在那寂静的气氛中我们会非常安全，但是，我错了。不单是我，甚至大人们都认为不久大家都能够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家园。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小妹忽然哭喊着要吃东西，由于母亲当时一心只想着要把我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而忽略了携带食物。小妹的哭泣声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于是妈妈便交待我和叔叔一同回到各自的家里去取些食物回来，因为叔叔的家人也一样没有拥带任何的食物来。他们的家距离我们的只有五十公尺，并不是很远。我这位叔叔只是大我一岁。于是我们两位小男孩带着十分天真无邪，骄傲的心情上路，只因被委托了重要的任务。

从山洞到我们的家，必须经过一个湖泊，湖泊的深度可到达我们的颈项。就在我们渡过湖泊的途中，突然听到了不吉祥的「TAK-KU」声，身旁的水花被射得溅到半空中。南越的士兵以为我们是越共的游击队，所以朝着我们胡乱开枪！我们从后方可以听到家人们歇斯底里的叫喊着，“潜入水中，潜入水中！不要开枪，他们只是小孩！”于是我们即刻潜入水中，但却得无时无刻地把头伸出水面来呼吸。无情的子弹「飕飕」地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掉入我们身旁的水中。过了片刻，终于平静了，我从水中伸出头来一看，河水都被染成鲜红色。我试着在水中搜寻我的叔叔，想帮助他逃离现场。但我听到家人们说：“离开他，LIEM，走，走，走，他已经死了。”我从湖泊的另一边爬上岸来，拔起腿来就朝家里跑回去。我被惊吓得扭转着身躯地躲藏在一个角落直到家人从山洞回来为止。

当晚，士兵停止射杀之后，有一个人在河里找到了我小叔叔的尸体。过后我们便在姨婆的家为小叔叔举行了一个庄严的葬礼。整个晚上，大家都默默地在哭泣悲悼，因为他们永远再也无法看着小叔长大成人了。这件事情让我回忆起 DINH 叔叔被杀的那个晚上，他的家人如何使用陈旧的草席将尸体包裹起来，然后下葬。我在事后得知 DINH 叔叔的死，严重地影响了他的侄儿。他曾经是一位共产主义同情者，但现在却为南越提供情报，要为他被杀的叔叔报仇。他所提供的秘闻，使到许多越共藏身之地方都被南越炸毁了。过后，他也被越共俘虏，共产党员把他活活烧死。有一句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的确！

不久之后，我已明白南越和北越的行事手法。他们借着解放的名义，以残暴的手段来执行任务。我有一位舅舅也是共产主义士兵，但他却不曾参与任何屠杀事件。他曾亲眼目睹许多在森林内受审接着被处决的事件。他告诉我有一位特别情报员是共产党最渴望抓拿的，因为这个人给他们很大的挑战，他是一位难以抓拿并且善于躲藏的人。有一次，机会来了。当时他正在举办婚礼，一些共产党员冒充宾客出席他的婚礼，并藏身于新人的床底下。当他进入洞房时，立刻被逮捕。不过，共产党员并没有当场处决他。他们把他绑在木制的十字架上，瞄准后开枪射向他的手指、耳朵、鼻子一直到他像棵血树为止。但他非常坚强，还试图逃跑。最后共产党员们枪弹齐出，完成了他们的最终任务。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时常跟随父亲及叔叔到森林里去砍材。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翻倒在地上的陶锅，我跑过去将它捡起来，想带回家给妈妈使用，或许妈妈会喜欢它。就在我捡起锅子的那一刻，我愣住了！我非

常吃惊害怕，马上把锅子抛掉，因为锅子盖着的，竟然是一个人类的头颅骨，而这个头颅骨骸还完整地连结着埋藏在地底直立的躯体。士兵们有时会在地上挖洞，而这个洞的深度只能足够埋藏受害者由脚底直达颈项的部份，头部则露出地面，然后才拷问或折磨他们，过后便任由他们留在原地自生自灭。

我们也曾听闻过其他残忍暴力的行为事件。有些士兵把他们的敌人杀死后，将他们的肝脏割下来咀嚼，有如食人族，而且还吃得津津有味。而美国士兵残酷无情对待俘虏的事件也时有所闻。我的一位朋友曾经亲眼目睹美国士兵把一名小女孩的双脚撕开解体。事情是怎样发生？美军在无数战场上败给越共，所以他们到各处村落突击捉拿越共疑犯以期把躲藏的敌人连根拔起。然而很多时候越共党员在美军还未抵达前已经远离村庄只有留下老人、病人、妇人及小孩而已。有一天，一位美军在行使其他任务时，他捉起一位小女孩，把其一只紧夹在美军的双靴足下，然后美军把小女孩的另一只脚大力的拉扯，把她撕裂开来。为什么他们要那样残忍地对待这些无辜的婴孩呢？这全都是因为他们的战友在战争中牺牲了，憎恨之火蔓延到他们心中，最终把他人当成代罪羔羊。

越共也是众所周知的一样残暴，他们常在晚间把韩军及美军战犯带入森林里面枪毙。他们在村庄里有很多的支持者。当时有一位农夫，她是越共的支持者。一天当他在其农田里，手上拿着锄头正在干活的时候，有一群的越共党员带着一位越南的战犯路径此处。突然间，这位农夫举起他的锄头就朝那男人的头上猛击，当时他头破血流，脑浆四溢，当场死亡。

我有一位阿姨也死得很凄惨。当时南越政府已得到韩国的支持，他们即刻派兵进入森林与越共对抗。她死的那一天，有一整队的韩国士兵在她的村庄里搜寻共产党的同情者。当时并没有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韩军感到很愤怒。他们指示所有的妇女、老人及小孩们一排排地跪下，而且头部要触地。我的阿姨当时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婴孩正在喂食母乳。那些士兵审问他们，但是韩语对于可怜的村人们简直是鸡同鸭讲。当时有一些南越的士兵和他们在一起，其中一位便当起翻译员来。当韩兵追究“你们的丈夫呢？你们是不是越共？”这些问题时，南越的士兵告诉她们都要点头。她们就依照指示而做，最终，韩兵都将她们全部枪杀了。当我的阿姨被枪毙后，她的身躯向前倾倒下，恰巧地把自己的婴孩夹住，婴孩最终也窒息而死。

这使我们联想到动物是如何被宰杀成为桌上佳肴。这些动物在被宰杀时都会想尽办法向屠夫求情不要杀他们，留它们一命。“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然而人们是否会听得懂他们的语言？不，结果就这样被宰杀了。或许我们应该尽量地去学习多种语言，那更胜于用我们的智力去发明各种新式武器来杀害他人。或利用破坏自然环境的代价来发明能为我们增添生活起居舒适感的各种新玩意儿。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处在水深火热无助的情况时，我们才会互相谅解、容忍、学习如何和睦共处地生活在一起。

第二章
血染的过去

一整年，越南与柬埔寨一直都处在紧张的气氛中。两国经常交战，而且恐怖的迫害以及滥权都频频发生。越南和柬埔寨为了夺取边境的拥有权益争吵了数百年，所累积下来的仇恨是异常恐怖的。双方使用各种残暴的手段来折磨敌方。战争经历了一世又一世，残忍的程度真是无法想象。其中一种越南士兵常用在柬埔寨战犯身上的折磨手段即是被称为「煮锅」法。越南士兵会把三个柬埔寨俘虏犯捆绑起来，然后将他们以「三角形」的方式埋在地底下，露出的头部却支撑着锅子。三名俘虏的家属将被召集到现场围观。其他士兵则在人头之间点燃火把烹煮食物。俘虏不能发出呻吟或呼痛声。如果挣扎或喊叫而使到锅子动摇食物溢出，那么，他们的其中一位在场家人将惨遭杀害。

以如此残忍手段对待他人，无可否认，他们将会招受到因果报应。就因为如此，许多越南船民葬身于大海或在牢房里死亡。而那些臭名昭彰，经常把柬埔寨当做屠杀场的军人，结果又如何呢？这些铁石心肠的士兵最终又再成为两国战场的牺牲者。憎恨之心再度使他们轮回到这个世间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向以往曾经戏弄、折磨过他们的人寻仇报复。

我在禅定中，很清楚的知道业力是如何运作及盘旋在这两国之间。五百年前，Champa 的最后一任国王名为 Che Man，他爱上了越南的一位名叫 Huyen Tran。他利用了两个省份的代价作为交换条件。在国王去世的时候，公主得依国法陪他一起下葬，如兴都教徒经常行使的一种称为「Suttee」的陪葬法。越南邻

国的一位总将军曾经是这位公主的亲密男友知道这件事情后，他带领着一队军人假借出席葬礼，趁机把公主从死亡的火焰中拯救出来。Champa 国土的政权最终就落在这位总将军手中。

於 1752 年，Che Man 国王再次投生在现今称为越南的国土，他的名字叫 Ho Due。这个家庭有三兄弟，他们过后都成为了当地有名望的军士勇士。当时统治该国的是 Nguyen 氏皇帝家庭。Ho Due 很受国王的信任及爱戴。其实，国王很疼爱 Ho Due，过后也以王室名誉封赐他，尊称他为 Nguyen Hue。然而，在 1778 年，Ho Due 却密谋背叛国王，他的弟弟也协助他抢夺王位。他们杀死国王及所有的皇族家庭成员，有数百人之多，当中还包括当地的一万名中国侨民。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现今称为西贡的地方。听说，大屠杀过后，西贡河流几个月里都涌满了死尸。除此之外，三兄弟还把过去 Nguyen 国王的尸体挖掘出来，也把他们的墓碑毁坏。Ho Due 之后於帝国首都 Hue，加冕自己成为 Quan Trung 的国王。他的哥哥 Nhac，成为 Qui Nhon (从前在 Champa, 位于 Vijaya 的一个都市)的国王叫 Thai Duc，他的弟弟却成为西贡的总督。

Nguyen 王朝很幸运，当时有一位成员在大屠杀时，能够及时死里逃生—他就是那位已被杀害的国王的 17 岁侄儿，名叫 Nguyen Phuc Anh。他被迫逃到泰国寻找庇护，并且在当地召集了乐于效忠于军队的支持者，以协助他把背叛者推翻。

Quan Trung 当初并不是依国法上位加冕的一位国王，所以他常常都活在恐惧不安中，因为他知道 Nguyen Phuc Anh 正在召集反抗力量。他的恐惧和憎恨

是很强烈的，因此，每次听到传言说 Nguyen Phuc Anh 已迁入越南的某个村庄或省份时，国王就会发出指令把那个地方夷为平地。在体质上，Quan Trung 国王要比 Nguyen Phuc Anh 强得多。然而论智力，后者要超越许多。Quan Trung 国王时常和他身边的侍者提起，只要他的敌人依然活着的一天，他在晚上就不能得到安眠。皇室占星家很早已预言 Nguyen Phuc Anh 有一天将会成为越南的国王，所以他知道自己的王位并没有保障，这也使到他感到更加的不安。

一天，Quan Trung 国王的弟弟从一些他所信任的差使手中得到官方文件。在上皇宫路途中被 Nguyen Phuc Anh 的忠诚支持者伏击，官文被盗取并修改为恶谋意图推翻国王。Quan Trung 国王读了这些经过窜改的官文后大怒，并命令禁锢他的弟弟，判他死刑。然而，当这个可怜的弟弟被处死后，国王才发现官文的内容曾被窜改。Quan Trung 国王当时充满着悔恨及狂怒，当场呕血、倒地而死，只留下他那十岁的儿子来治理国家。

十年后，Nguyen Phuc Anh 成功重振他的支持者，组成一个勇敢无敌的军队。在 1802 年，他夺回了他的王位宝座，统一整个国家。Nguyen Phuc Anh 在 Hue 加冕自己成为 Gia Long 国王。他是多么渴望复仇。Gia Long 国王把 Quan Trung 的尸体挖掘出来，在大庭广众面前截肢解体，还把敌人的腐尸在大众面前展示，而且鼓励宫内的女人在腐尸上排尿，然后才用炮火来射击。Quan Trung 的儿子也死得很惨，他的肢体分别被捆绑在五匹马儿上，然后由那五匹马儿来分尸。国王亦向 Quang Trung 的全家人折磨屠杀，试图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来报复。

Gia Long 国王的两位军队总参谋长亦鼓励他进攻邻国如泰国，柬埔寨及寮国。但是他回想起过去那些国家曾经善待过他及在他逃难的时候给他庇护，因此，他们的建议也被搁在一旁。他说道：“好友不夺他人妻，好国王不侵略他人国土。”在此我要加上一句，「好的出家修行人，不渴望拥有寺庙。」

有些人确实不明白 Gia Long 国王为何如此残忍地对待他的旧仇敌而批评他无情。要想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得深入这王子的内心世界。他全家人被背叛者屠杀，他被迫离家逃亡二十年载，所承受的打击痛苦，是他人无法体会的。惩罚 Quan Trung 及他家人，Gia Long 的举止正如一位判官，以重刑下判对付不觉惭愧的罪犯，以示警戒那些奸诈不忠背叛者的最终下场。

在 1890 年，何志明出生了。他的真实名字叫 Nguyen Sinh Cung,但是他却把它改为 Nguyen Tat Thanh。为了逃避法国政府的觉察，他用回一位很有名望，已被杀害，曾经反抗领导人的名字叫 Nguyen Ai Quoc。过后他得知真实的 Nguyen Ai Quoc 已经死亡，Nguyen Sinh Cung 最后决定称他自己为何志明。

何志明在苏联升学，并成立越民抗军向法国统治者争取独立。他开始森林游击战。1954 年，他获得胜利而成为北越的第一任主席。他是一位野心很大的人，并企图征服非共的南越。於 1955 年共产游击员和南越的军队开战，越南战争全面爆发。何志明支持南越的越共游击队员，美国於 1965 年亦派其军队援助南越。经过廿年的苦战，双边才得以统一。然而，战争已使两百万名越南老百姓牺牲掉他们宝贵的性命，村镇也被化学

武器及地雷毁成废墟。成千上万的船民利用海陆逃离寻找自由。也有很多难民遗憾终身，终归没有办法安全上岸。很多船民被海警发现而被命令倒转回去，不幸者还被逮捕；也有很多人因船只过于拥挤，超重而沉入海中溺死。我和姐姐及她的家人在逃难时，也面对同样的局面，在四十七位逃难者当中，只有我们十二位安全到达目的地。

你可能会问，我陈述这么长的经历故事有何重大意义？其实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人曾经有三次投生的例子—Che Man 投生称为 Ho Due，另一次的投生却称为何志明。嗔恨之火在潜意识中燃烧，因缘成熟时将会受业力牵引而继续轮回。三次的投生，都成为历史上暴力事件的策划者，我相信这正是越南血腥历史背后的原因。

有许多在越南长大的孩子们还未了解「和平」的真正意义，这就解释为什么还有许多越南青年在他国犯罪惹事的原因。这些孩子都是在日夜残杀和暴力的情况之下成长，他们不曾接触过如正常同龄孩童所接触的玩意儿。他们没有洋娃娃、呼拉圈或玩具枪玩「牛仔和印第安」、「警察和强盗」。他们所接触的都是真枪实弹，瞄准的是人命靶子。他们不是杀人就是被人杀。试问，如果有的选择，谁会选择出生在这种动乱的时代？这个问题只有因果业力能够解释！

因缘果报都是自然界的规律。因此行善积德以及在一切时中保持正念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希望大家互相警惕。我们自己的业力将决定我们的来生，以及我们所要面对的生活环境。我们所造的一切业最终将由自己去承担，逃也逃不了！

第三章
当死亡不再来

1965 年，越南人民即将庆祝新年的前四天，当天凌晨，当我正在熟睡时，妈妈走到我的床前，轻柔且坚决地唤醒我：“Liem，我的孩子起床吧，跟随你的哥哥到河边去捉一些鱼儿来庆祝新年。”我继续地睡着。当时才凌晨三、四点，但是我答应了。我和哥哥一起到河边去，把鱼网撒入河里后，我又很快的进入了梦乡。

大约早晨五点三十分，我的哥哥突然把我叫醒，告诉我士兵们正在这个地方集合准备战斗。我揉揉双眼，仔细的往河流的一端望去，却看到许多犹如水牛的动物正在黑暗中涉水而过。我的哥哥说：“不，那不是水牛，那是装甲车。”

顷刻，我听见妈妈的呼喊声：“孩儿，回来--赶快”，我们立刻把鱼网从河里拉上来，接着拔腿就往屋子的方向跑去。我也可清楚地看见邻居，及全村民们上上下下，匆忙的逃跑，而且脸上都露出害怕不安的神情。

到处都是士兵，我们知道一场大战即将在当天爆发。于是，大家都躲到防空壕里去避难。

才抵达洞里不久，我们就听到炸弹降下所发出的尖锐似哨子声从村里传出来。随后而来的就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我和哥哥爬出洞外想看个究竟，村子竟被浓浓烟雾覆盖着。我们的家园和其他的屋子都已经被投下的炸弹摧毁了。十五分钟后，村庄陷入一片火海，我们

的眼睛和肺部都被弥漫在空气中的烟雾熏得很难受，感觉刺痛又辛辣。

我发觉妹妹有呼吸困难的现象，当时她还是个婴儿。大人们把她带到空地去。妈妈交待我和哥哥两人一同往山处跑，而她和其他孩子则往另一个方向逃跑，以免大家同归于尽。

哥哥抓紧我的手就往坑洞外跑。我们俩用尽双腿的力气，从着火的屋后逃离并且避开使用主要公路。炸弹以全面轰炸的方式从天而降，在我们的周围爆炸开来。我们亲眼目睹人体在半空中被炸开，鲜血如雨般地向我们溅泼。人们都在狼狈慌张地逃跑，有的呼天唤地的呻吟，有的则恐慌无助。直升机在火海上空不断盘旋，士兵们使用机关枪向四处逃命的村民扫射。处于混乱战争中的我们，漫无目的地逃难，忽而左，忽而右，正尝试着准确避开炸弹的袭击。正当我们到达椰树林附近时，一颗炸弹从空中落下，火药的威力将椰树飞弹到半空中。坠落的椰树将正在逃亡的村民砸死。忽然间，我的手从哥哥手中滑落。这个时候，我发觉只剩下我孤单的一个人，惊慌失措地在火焰炼狱中四处窜逃。

我无法在混乱中找回哥哥，唯有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寻找着出路。我呼唤着哥哥的名字，然而却没有任何的回应。到处只可以听到爆炸声以及人们的哀号声而已。

突然间，我发觉我已跑到老师的家门口了。我赶紧向屋里跑去，老师在大厅里以很惊讶的眼神看着我，说：“为什么你还在这里，Liem？你的家人都死了，你的家也被炸毁了！”听了他那不吉祥的讯息后，我

拔腿就往家的方向跑去，想找回家人。想到家人的离去，我心碎了。当我跑到屋外后，一颗炸弹却击中了老师，他当场被炸得粉身碎骨，半个身躯骨肉被炸得从屋里飞弹到屋外，恰巧地落在我身旁。

我一家一家的跑，只希望能见到一张熟悉的脸孔。每从一间屋子里跑出来后，炸弹就会很巧合地将它炸毁。终于，我跑到了我叔叔的家，我赶紧踏入家门。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凝固的汽油弹却落在我的身后方并且引爆开来。那股威力是如此的庞大且骇人，它将我抛到屋子的大厅里去。我的阿姨被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满脸惊慌。但我却很兴奋能够再次见到我的阿姨，我知道我的阿姨一定会协助及保护我。终于能和家人在一起了。她赶紧朝着我的这一边跑过来，拉着我的手把我推出屋外，因为屋子正在燃烧着。突然间，我察觉到背后有一种灼热的感觉，我穿着的衣服后方正在着火，之前却没有察觉到。那种痛苦非常难受。我立刻躺在地上并在泥池中翻滚，试图把火焰扑灭。我的阿姨惊叫着求救，一些人转回头来把我抱起。当时我已失去知觉，陷入昏迷的状态中了。

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终于睁开了双眼。看见妈妈坐在我的身旁，脸上显露出希望之光。她看到我恢复知觉后松了一口气，但是她的焦虑不安以及浮肿的双眼告诉我她曾经历过异常痛苦的煎熬。我发现她用父亲的棉被覆盖着我那瘦骨如柴的身体。大家都集合在毁坏不堪的屋旁。我尝试询问哥哥及妹妹们的下落，当他们走到我身边时，我又再度地陷入昏迷。

当我苏醒时，我发现自己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过了一些时候，母亲才告诉我她是如何经过重重的困难

才将我送到医院。母亲请求两位远亲叔叔利用吊床式的担架由三十五公里外的 Tuy Hoa 省将我送到这里的医院。他们也是通过重重的障碍困难才能够逃离村庄。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有兵士驻守避免村民逃跑。母亲及叔叔在白天必须显得低调，只有在晚上才能和我一起逃离村庄。就这样，他们利用了数天的时间才完成了整个行程。到达医院的时候，我的伤口已经严重溃烂。当他们将覆盖在我身上的棉被掀开时，很多俎虫洒落在地面上。母亲告诉我那些小虫足以装满几个夜壶，并且发出异常难闻的恶臭，令护士及医生们见后皆想作呕。很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遗弃我。经过检验后，医生宣布我的背部有百分之七十被灼伤。

有许多病人在那间医院里求医及治疗伤口，我亦是其中一位。过了几天，医生劝告母亲将我转送到七十公里外的另一间医院。那间医院是位于一个叫 Nha Trang 的大市镇。因为我需要进行皮肤移植手术，而在这间简陋的小医院里是无法进行的。

我们得乘搭巴士前往 Nha Trang 市镇。母亲当时身无分文。来往的巴士数量也很稀少，必须要等上好几个小时才会出现一辆，因为巴士司机得在战区内绕道而行。母亲把我抱在怀里和姐姐一同出外向人乞讨。每次得到同情者施舍金钱时，她都会利用来买止痛药好让我在路途中不觉得那么痛苦，没有一分一毫是自己用来买食物和姐姐享用的。她们只以一块硬面包和木薯填饱肚子而已。

当我抵达 NhaTrang 镇的医院时，我的情况似乎更加严重了。我身上的伤口奇臭无比，俎虫们又再度回来复仇了。母亲在那个时候必须回去村庄里照顾其他的兄

弟姐妹，唯有姐姐一人留下来陪伴着我。我被安排睡在一张小床，姐姐每个晚上却缩着身子在我脚边入眠。当时我十岁，而她也只不过十二岁罢了。医院挤满了病人，每一个病患者都有亲人在旁赋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在医院的场地上搭营，以轻便的火炉煮食。因为姐姐在家不曾下过厨，因此对烹饪一窍不通。她得勉强地去帮助他人，以期等待别人煮食完后能够帮助我们。姐姐会向他们借火炉及锅子，然后试煮出一些食物来让自己和我享用。她所煮出来的食物可不是容易被接受的。

就这样，我和姐姐在医院住了六个月。在这期间，我一共进行了四次手术。医生将我脚上的皮肤移植到被灼伤的地方。每一次手术后，都需要两三天的时间来观察伤口的进展。很不幸的，脓开始长出来，而且我的伤口不断地裂开，护士们得再次清洗它。清洗脓汁与更换绷带，我已不晓得哪一事件是最糟透的了。每一次我都咬紧牙根，双手紧握床杆，默默忍受着那极度的痛苦。虽然护士会拿止痛药给我，但是父亲曾说过服用止痛药将会产生后遗症，所以我始终没有服用它。

那凝固汽油弹也使到我的阿姨受到伤害。她的左胸部严重裂开，而且长满蛆虫。我的姨丈常到医院探望她，而且也帮助护士们清理她身上的蛆虫。姨丈同时也会过来拜访我。父母亲都会尽量抽出时间来探望我，而我也要在他们的面前佯装得非常坚强。但每次都是力不从心。心智的软弱使我常常萌生起自杀的念头。

六个月的日子过去了，医生劝告父亲将我转送到另一家医院治疗。他们介绍了一间在五十公里外的医院，那是位于 Camranh 的中央医院。在那个时候，医生已放弃了医治我，而我也不曾抱有能够复原的希望。

父亲决定一家人移居到 Binh Ba 的一个小岛上。那是一个靠近 Camranh 的小岛。希望自此以后我们一家人能够过着清静的生活，他不想再目睹任何一位家庭成员遭受伤害或死亡。

一天，几位美国人来到这个岛上拜访此地一所小学的校长。校长已转告他们有关我的情况。他们听闻后立即把我送到 Camranh 的一间美国医院。当时我已十二岁了。我在这间医院进行了两次的手术，并留在医院就医长达一年。我很感谢那里的护士和医生们所给予我的治疗和照顾，使我渐渐地康复过来。然而，我还需要多一次的手术，这也是我最终来到澳洲的原因。直到现在，我背部的伤口也还未完全复原。

当我在美国人的医院留医时，我发觉病患者大都是美国士兵，是由战区被遣送来的。许多都是缺手缺脚，甚至有些士兵的脸部被炸弹炸得血肉模糊。这些士兵都很年轻，有些看起来只有十几岁而已。受尽疼痛的折磨，使他们满口污言秽语，谩骂着他们国家的政府。每一晚，有许多人都无法入眠，只有躺在病床上听着他人哀嚎、啜泣以及呼天唤地痛叫着。唯有当护士为它们注射药效更强的止痛及镇静剂时才停止。

有一天，我隔壁病床的美国士兵在他还未被推入手术室的前一刻，他正在祈祷着，我知道他正在祈求死神能够快点降临其身。在我心中，亦希望他能如愿。我觉得如果他不再回到这里来，那对他来说会是一种解脱。我觉得人生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好像是活在地狱中。经过多次的医药治疗，我依然处于疼痛中，而且连将右手臂举起的力气也没有。现在回想起过去，我很惊讶。即使我得无时无刻忍受着极度的疼痛，但是我依然

能够使眼泪不流出来。我可以清楚地体会到在医院里的那些士兵，无论在精神或肉体上都正在遭受到极大的痛苦，所以我和那些病人想做的事都是一样，我已决定自杀了。

我第一次企图自杀，是利用护士供应帮助我入睡的安眠药。我假装把这些药吞下，其实我是把它们偷偷的藏在一旁准备无疼痛地死亡。经过五天的累积，我将全部药丸一次吞下。接着，我已处在急救室里了。护士们以关怀的口吻责骂我的愚蠢行为，但我并不是很明白她们所说的英语，他们脸上却显露出苦恼。其实，我知道他们非常怜悯我的痛苦，但却很无奈。我并不需要他们的同情，但是我需要的是解除痛苦，一心只想要死亡而已。

第二次尝试自杀，是当我的一位美国朋友从手术室中康复准备回国的时候。一天，我坐在轮椅上，我尝试用手召唤他。我利用有限的英语对着他说：“走，走，走。”我终于说服他把我从楼梯口带到天台上去。他可能猜想我要欣赏蓝天，所以很乐意的成全我。我俩相伴默默无言地在顶楼近矮墙处停留片刻。他很轻松地在享用他的啤酒，而我则在等待机会的降临。

当他一不留神，我用力将身子往前扑去。顷刻间，我已掉落在建筑物的旁边。但我并没有死，因为这是一座单层的建筑物罢了。我的左手臂先着地，冲击力使我身上的伤口及右手臂再次的裂开，又是血淋淋的惨状。

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父亲正焦急的凝视着我。他说道：“我拥有很多孩子，但是你一人却得替我所

有的孩子承担这个业力，不要再伤害你自己了，我可以照顾你。”从此以后，我不再做傻事，不再自杀了。是爸爸脸上那真情感动了我，让我再次坚强地站起来。家父从古至今，不曾被情绪征服，他是非常坚强的一个人。但是当他注视着我时，从他被煎熬的眼神里，我知道他是如何地深爱着我。我相信如果他有的选择，他会心甘情愿的代我受苦。

母亲在不久之后才和父亲一起来探望我。母亲使用关怀温和的语气责骂我。母亲说道：“如果你需要帮助，你要想到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们并不是佛教徒，不可思议的是母亲竟然会给我这样的建议。更使我惊奇的是她从身上取出一本小册子，里面却记载着观世音菩萨的经文以及密咒和圣号。当时我并不知道祂是谁。但在我看过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后，我觉得非常舒服。我从母亲手中接过来，然后安放在枕头底下直到我出院为止。

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以执著。做了就放下，做了就放下。

第四章
受持沙弥戒律

当我再次进入学校继续求学时，已经接近十三岁了。很幸运，学校的校长允许我回学校继续念书。我已经离开学校好几年了，但幸好仍能及时赶上功课。我背上的伤口依然还未完全复元，这也意味着，这伤疤将跟随着我一辈子。我一生中会很自然地与它相处。

有一天，我和三位朋友相伴在海边散步，那是学校假期，我们在海边寻找螃蟹和贝壳来打发时间。忽然间，我发现一位出家人从附近的森林里走出来。他缓慢专注的经过沙滩走向一块延伸到大海的巨石，然后很细心的打理披在他那细长身子上的袈裟，接着双腿交叉地坐下。很快他就进入静止不动的状况如块石头了。

当时，我并不明白他正在做什么。但是由于好奇心的促使，我便爬上那块大石上接着就坐在他的身后，等待着他开口对我说话。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的身躯终于有动摇了。他以柔和的眼神看着我，问我在这里做什么；而我则反问他在做什么，他回答道：“禅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词汇。他尝试向我解释，但我还是不能明白。接着他提起战争以及人们如何承受痛苦的事件，我感觉他是在暗示我所遭受的伤害。过后，我问他为什么我得承受这样的痛苦，他向我开示有关因果报应循环的道理。当时我不能理解他所讲的一切。过了不久，他起身要回去寺院，临走之前告诉我，如果我乐意，可以随他到寺院里去参访。我约了我的玩

伴一同前去，但都被拒绝了。最后，只有我和这一位僧侣一起离开海边。当我抵达寺院时，我看见了一尊庄严的佛像，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见到佛的塑像。

虽然我有一些亲戚是信奉天主教的，但自己和家人却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其实，父亲并不赞同出家人的做法，因为他认为僧团将宗教与政治混合在一起，是不正确的。政治人物经常利用僧团的影响力来使群众支持他们，事后这些僧侣都可以获得很不错的酬劳。父亲很早就声明不允许任何家庭成员支持这些僧侣。他不想只因支持寺院进行不如法的活动，而使到家庭的名誉受损。我的叔叔亦有同感。因此，作为孩子的我们，从未去接触过任何的出家人或寺庙。

无论如何，那天下午，当我凝视着佛像时，一股很宁静的感觉从心底深处油然而生。佛像看起来非常宁静慈祥，然而我却没有在佛前顶礼，因为我并不知道我应该那样做。

尊敬的 Buu Minh，我所结交的和尚朋友，带我进入寺庙内部的圣殿。在里面，有个圣坛安放着一张黑白色，越南和尚的圣像。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但当我第一眼见到相片时，我下跪顶礼了。尊贵的 Buu Minh 见到我这样的举动时感到非常惊奇，他告诉我那相片里的和尚是 Minh Dang Quang 祖师。接着，他带我参观寺庙，向我讲解我所感兴趣的事。但是，在我的内心里就只有想着那张 Minh Dang Quang 祖师的照片而已。所以当时他所说的一切并没有被我完全吸收。

不久之后，我必须回家了。尊贵的 Buu Minh 还邀请我要常到寺庙里来参访。事后，我才知道其实这间寺庙距离我的学校只有二十公尺罢了，但之前并没有察觉

到。之后，我每个下午都到寺院里去，我也开始停止吃肉类及鱼类了。这件事在一个月后被母亲发现了，妈妈问我不吃肉类的原因，我很坦白地告诉她，我要出家修行。

理所当然，父亲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他非常生气。我被叫到他的面前，他很坚决地告诉我不可以出家。还说没有一个他的孩子能够出家当和尚，并禁止我继续前往寺庙和 Buu Minh 见面。

我告诉父亲，尊贵的 Buu Minh 并不执著于寺庙，他是一位真实托钵的出家人。他赤着双脚，而且一日只吃一餐，每一餐都是由大众布施的。他不触碰金钱，只有三衣一钵，并且常常叫我行善。

父亲对我说：“不，孩子，如果你想当出家人，你或许可以到那间位于市区的北传寺庙，那是由你曾祖母所建立的。这将不至于使你沦落到街边行乞。”

我拒绝了他。在我心中，我只想成为一位乞食托钵的僧侣就如尊贵的 Buu Minh 一样。

父亲一点也不退让，而我也非常坚决。我继续吃素，每日的食物只是白饭加盐，这渐渐地使我感到虚弱与疲惫。三个月后，有一天，妈妈把一碗汤放在桌上然后告诉大家这是碗素食的汤。它看起来似乎很美味，每个人都享用得津津有味，我便跟随。我只喝了一口，立刻当场激烈的呕吐，把桌上的食物都糟蹋了。其实它并不是素食，它是一碗鲜鱼汤。父亲承认失败，接着才真正了解到我是真的要出家了。之后，我才知道这其实是父亲的主意，是特意用来试探我的。

父亲带我和叔叔婶婶一同去寺院拜见一位和尚。他为我们开示佛法，但是我只听懂一点儿而已。他问我为何要出家，我告诉他我要像尊贵的 Buu Minh 一样。但是 Buu Minh 他是一位四处赤脚托钵的僧侣，因此在他座下受持沙弥戒律是不太实际。因缘还未成熟，我还年少，于是他决定把我送到西贡的一间叫 Tinh Xa Trung Tam 的寺院去。那是间遵循 Minh Dang Quang 祖师教导的寺庙，而且我可以在那里学习佛法。当我到达那间宏伟的寺庙时，尊贵的 Buu Minh 为我传授五戒及授予我法名 Minh Thien。意思是禅定之光。

1968 年至 1972 年，我住在西贡的寺院。每个人都很信任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家庭背景，而我出家参与僧团也并不是为了逃避被军队征召入伍。当时我是跟随 Giac Cuu 学习，他已经还俗，再次重返社会。Giac Cuu 是一位商业化，Mercedes Benz 僧侣的学生。那个时候，人们都很贫穷，但是这位僧侣却利用他人对宗教的热诚筹钱来建立寺院。他一共建立了三十三间寺院，但是他所筹到的钱远远的超过了他建寺院所需的开支。剩余的钱去了哪里？难道不是去买那辆「马赛地宾士」轿车吗？当时在越南只有两辆！

一天，父亲到西贡的寺院来探望我时，看到那辆又大又豪华的轿车停在路旁。当他知道这辆车的车主后，他开始心绪烦乱。他说道：“我叫你去你曾祖母的寺庙，你却告诉我你要依 Minh Dang Quang 祖师的传统修行法。但是你看，这里的僧侣却违反 Minh Dang Quang 祖师的教理。Minh Dang Quang 祖师将不会允许这些冒牌出家人的行为，你还是跟随我一同回家去吧！”

我向父亲请求让我在这里多住一个月，父亲很不高兴地离去了。过了不久，我遇到了尊贵的 Giac Dong。

一天傍晚，我乘着「马赛地」车，坐在 Giac Nhien 和尚的身旁，正赶着前往出席一个宗教活动。有几辆轿车也在「马赛地」车后尾随,车里都坐满了出家人。

在路途中，Giac Nhien 巧见到他一位富有护持者，他指示车夫立刻停车。他劝我下车把位子让给这位富有的女士坐，指示我去尾随的其中一辆车子。我无法找到任何的车位，只有在路旁伫立。他们叫我自己徒步回去 Tinh Xa Trung 寺庙。不幸地，当时已经天黑，我惟有走向最邻近的 Minh Dang Quang 寺庙。这是一间小庙，我就在此寺挂单几天，再也不想回去西贡的寺中心了。

过了几天，Giac Nhien 派一些出家人来寺庙找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关心我的福利起居，而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我的家庭背景。他们劝说我随他们回去西贡，但是我拒绝了。就是在这一间小寺庙，我遇见了我的新导师，尊敬的Giac Dong。

尊贵的 Giac Dong 是一位乞食托钵的僧侣，也曾参访过这间小寺庙。他问我为何会在那里出现，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开怀地笑。于是，他指示我离开那寺庙与他同行。当时我已经十五岁了。

尊敬的 Giac Dong 是赤脚到处云游就犹如 Minh Dang Quang 祖师一样。1972 年到 1975 年，我跟随尊贵的 Giac Dong 四处云游，他尽量把所知道的佛法都传授给我。我们不执著于任何一个地方，进出森林和参访寺院都只是几天的时间而已。我们过午不食，一日一餐，不动金钱。我和他在一起父亲觉得非常欣慰，和我在西贡的日子比较真是有天渊之别。当我在西贡的寺庙时，虽然说他们是不碰金钱的，但是我得替僧侣们处理信徒们的善款。他们声称是日中一食，其实并不然。

1975 年，南越已被共产党征服，当时我十九岁。父亲过来拜见我的师父，和他长谈有关我的未来。父亲要我还俗，回家继续我的学业，因为我还年轻。那个时候我还未完全任命圣职，因为一位沙弥要受比丘戒，年龄至少要达二十岁。

共产党统治时期，他们对出家人及寺院并不存有好感，还迫使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僧侣卸下袈裟，不服从的僧侣都被囚禁或被迫劳改。我的师傅就是因为不服从而被关入牢房。官员们迫使他们食用肉类以换取自由，但他并不妥协，因此而被百般折磨。也因为如此他的身体日渐衰弱。最终，他还是被放了出来，那是经过六年六个月的第六天囚禁后。这件事成为他前半生的阴影。

有关当局发觉要铲除出家人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所以他们凭着其他不正当的手法来打击僧团。其中一个就是把出家的条件放宽。从前，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是出家进入僧团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较易理解佛法及佛经。相反的允许程度较低及其他闲杂人等加入僧团，将能较易影响及败坏佛教的名誉，因为他们都是粗俗卑劣的人，难调难服。有些甚至对佛法并没有任何兴趣，

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信徒们的供养及找个栖身之所而已。

另一种用来打击僧团的方法是把「地下」警员送入寺院当「僧侣侦探」。早上，他们将出外托钵乞食，过后，他们将换上俗衣然后到酒馆和女人混在一起。有一些僧侣甚至向其他僧人与每个月初一十五从宗教法会上赚取的收入收取保护费。他们这些人只是披上僧衣的恶棍罢了。他们的恶行目的是想让外人对僧团、佛教留下不好的印象，使他们渐渐地对僧团失去信心。这难道是信徒的错吗？我们已击退法国人及美国人，但现在我们却自家人互相斗争。

无论如何，我最终还是回到了家乡的村庄，住在那里直到 1977 年。因为我曾受教育及显露一些文学才华，共产党员邀请我为他们作一首爱国歌曲。我得协助他们及出席他们的集会。集会时，共产党员向村民传达了许多谎言。他们说南越的人民很贫穷，唯有共产党才能为他们带来繁荣与进步，我则在一旁默默不语。

年正月，有一天，我及亲属在市区的 Nguyen Phuc Family 礼堂集合。这一天是清明节，我在那里遇见了父亲的堂兄弟。这位叔叔比我小一岁，他是一个高大且很有威严的人。他指向墙上，那里刻记着过去 Nguyen Phuc 王族家庭成员的名字。出乎意料的，我看到祖父的名字也在哪里。我从来不知道我们竟然是王族的后裔，而且是 Gia Long 国王的直系后裔。叔叔说父亲不曾告诉我此件事，是因为我已经出家修行了。

过后，父亲很坦白地说出了我们的家谱关系，但是我一点也没兴趣。这些事情完全不能吸引我，都不值得让我去回忆及讨论。但是叔叔的想法和我截然不同，他拥有很大的野心并且参与政治活动。他时常都来见我

以祈望可以获得我的支持，但是我绝不会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助他一臂之力。

有一天，叔叔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得马上逃离越南，共产党正在寻找他，他要我和他一起逃走。我协助他安排逃离越南的船只，但我并没有跟随他。一个星期后，我们听闻他已被逮捕及在牢房中饱受折磨。当时他才十九岁，监禁三年后被释放出来时已是一位必须依靠拐杖来步行的年轻人了。

他被逮捕后不久，父亲劝我赶快离开越南。他很清楚警方正在加紧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因为我和叔叔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实不只警察，每个邻居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因为我俩常常骑着电单车四处游荡。除此之外，我有一位姐姐患有心脏病，必须出国就医，而且姐夫也知道唯有送她离开越南到国外医院治疗才有复元的机会。

一个月后，我、姐姐、姐夫及他们的三个孩子决定要一起逃走。父母亲不舍得离开越南所以继续留下。事后，理所当然地，警察除了来到我们的村庄四处寻找，还到我家来彻底搜索一番。但经过了一番恐吓与质问后，无功而返。

我们来到菲律宾，在澳洲大使馆接受面试最终获得了澳洲的入境准证。在那个时候，很多国家都很同情越南的难民，再加上我身上的伤疤，更引起了他们的怜悯之心。澳洲的人民大多都非常善良，也很乐意地接受越南难民。我被安排在一个有爱心且温暖的家庭里生活。就这样，我被 Farewells 的家人领养，而姐姐一家人则飞往德国去了。1977 年至 1980 年，Farewells

家人照料我，他们送我到职业学校去上课。这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里程碑。接下来，是另外一则故事了。

第五章
在悉尼服务的日子

于 1994 年，我的前任导师 Giac Dong 再次为我传授沙弥戒律。同年，在未前往斯里兰卡之前，二祖，尊敬的 Thich Giac Chanh，他是一位严守 Minh Dang Quang 祖师指导修行的出家人，他为我传授比丘戒律。我觉得我非常有福气，因为我在斯里兰卡时能够亲近尊敬的 Piyadassi，并跟随他学习。他称我为 Mahinda Asoka，即国王的儿子。在公元前两百五十年(250B.C)，Asoka 国王是第一位把佛法传入斯里兰卡的出家人。

那个时候，我们在悉尼，并在那里建立了一间命名为 Buddha Relics 的寺院。这间寺院是依照越南和平使命的模型而建立的。然而，我的心意是把佛法传遍世界各地，唤醒人们的清净心，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我必须赤足到处结交新朋友，和他们沟通，以传达宇宙和平讯息。但我不会常驻于任何一间寺院或道场，否则我将不能以宇宙乞士的形态过活。这也将不至于使我执著任何一个地方，以免成为自己修行的绊脚石。

至今，我犹可记起过去曾发生在 Buddha Relics 寺院的一些经历。我记得有一个早上，悉尼的医院拨了一通电话给我。电话的另一端是一位护士，他告诉我他们正在为一个一岁半的越南男孩进行急救工作。那位男

孩掉入游泳池里，正昏迷不醒，医生们都觉得他已经没有救活的机会了，而希望他能够安祥地死亡。在医生们还未拆除为他用来维持生命的仪器前，他的家人希望能邀请一位佛教僧侣前来医院为他祈祷祝福。

接到了电话后，我立即和几位朋友赶到医院。护士带领我们前往急诊室。我目睹小孩的亲人围绕着他伤心痛哭，我感到非常心疼。我开始诵经祈祷，在肃静的现场每个人都合掌闭目。我向他念诵佛经，突然间，这个小孩子有了微动。我用手轻轻的按在他的额头上，可以再次感觉到他动了。我不停地念诵着，大声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这位小男孩。小孩睁开了双眼，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叹不已。我轻轻地提起小男孩的双手示意他做合掌的动作，并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叫「Hue Can」意思是智慧及善缘。

我并没有停止诵经。一位护士询问医生是否可以把小男孩身上的管子移掉，我阻止了他。我持续地诵经，小男孩也移动着他的手。我告诉他的家人要让他继续活下来。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小男孩选择的是生存而不是死亡。

三天后，小男孩的母亲来到寺院拜见我。她当时处在一个极度焦虑不安的状况中。她号啕大哭，坚信唯有我才能救活他的孩子。她的丈夫要医生拿掉小男孩身上的管子，因为在我离开医院后，小男孩再度地陷入昏迷的状态中。医生说他已经脑死。

那女士非常的悲伤。当我凝视着她时，使我回忆起过往母亲曾经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沿户四处行乞的身影，历历在目，不停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叫那位女士即刻拨电到医院，告诉他们在我还未到达那里前，阻止医生采取任何行动。当我再次抵达医院时，我可以感觉到我似乎不太受欢迎。无论如何，我还是把我身上带着的佛陀舍利轻放在小男孩的额头上，然后我向着小男孩大声地说：“Hue Can，你的导师就在这里，我不希望你离开。如果你能够听到我所说的话，你要有反应。”接着，我为他祈祷然后将佛陀的舍利放在他的手掌上。我问道：“Hue Can ，你是否可以为我握着舍利子？”他的手立刻合了起来。然后我又问他：“Hue Can，你是否可以把舍利还给我？”他原本紧握着的双手松开了。“不！”我告诉他的家人：“不可以让他死，他很清楚自己一定要活下去。”

不久，每年三个月的结夏安居修持活动就要来临了，我得和外界隔离。我和所有的出家同修在结夏安居结束后，计划一同到 Mainley 的海滩去为越南的逃难船民牺牲者祈祷。结夏安居最后一天的早上，当我们正准备启程前往海边去的时候，忽然间，一个小男孩和一些成人踏进寺院里。小孩直朝我的方向跑来，我认得这位小男孩，他就是那位曾经躺在医院里的 Hue Can，因为我认得跟在他后头的母亲。他只有一岁多，但他非常快乐，接着很有自信地投入我的怀抱中。我和他及他的母亲交谈，他感到非常高兴。这是一个奇迹，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力而使他康复这也确确实实让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教导我们行善的重要。做善事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好的果报。

1995 年，我再次参与救援的工作。每个早晨，我将会到悉尼越南村内托钵乞食。用斋后，我将会在佛坛前诵经。有些时候，会有些人在纸上写些名字然后交给

我。这些都是病患者的名字，我被要求替他们祈祷祝福。一天，一群信徒围在我身旁，其中有一位女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其中一张放在祭坛上的纸条。当我探问她时，她却用手指向那张纸条说那是她父亲的名字，并想知道为什么那张纸条会被放在那里。我告诉她有一个信徒请求我为纸条上的人名祈祷祝福。当我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时，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就是这位女士的阿姨。我问她到底她的父亲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眼泪即刻夺眶而出。她告诉我她最敬爱的父亲被证实已患上了癌症，只剩下一个月的寿命而已。她继续说道：“我曾经去过很多寺院，那里的出家人都答应我会向佛菩萨祈求拯救我父亲一命，你是否也可以这样做？”

我回答她：“不，我不可以这样做，我确实不要向你撒谎。一辆陈旧的车难道不会有损坏的一天吗？同样的道理，我们如何能够避开病症和死亡呢？如果那些出家人及神父能够救人于免病死，那么护士及医生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不可以救他的肉体，但是我可以协助他找回心灵上的清净，这样他将能够安祥且有意义的离开这个世间。请你明天把他带来和我见面。”

我给她的答复和其他僧侣的完全相反。她听后大吃一惊，接着质疑地望着我说道：“不，比丘，我的父亲不相信出家人的话，又怎么会来和你见面呢？”

“那就太好了！”，我惊叹道，我的回答出乎她意料之外。“很好，这是我最想见的人。因为无知，很多人都盲信瞎学。好像你父亲这种人是少之又少，难得的机会，明天带他来见我。”

隔天早上，两位年轻人扶着一位瘦骨如柴的男人前来寺庙。当他见到坐在大殿的我时，他不再需要两位年轻人的扶助了，自己朝着我的方向走来，然后跪下顶礼，大家都惊叹不已。当他正在顶礼的时候，我专注地凝视着他说到：“之前我无法好好的照顾你，孩子，这一世，我可以帮助你，你是否愿意受持三皈依？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点头接受。我为他取了个法名，叫 Thien Vuong，然后传授他五戒。

我继续说道：“Thien Vuong，我再告诉你，这个身体不是属于我们的，它是无常、不持久的。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就像来到学校上学一样，一旦我们已经学习完毕，就得离开学校。同样的道理，我们最终亦得把我们的四大，即地水火风回归给大地。”

他的孩子们告诉我医生已经宣布他只剩下一个月的寿命而已。而我只是说道：“我们等着瞧吧！”

我和 ThienVuong 见过几次面，之后我们俩就像父子一样。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那个时候，我们正准备迎接佛陀的舍利子来到我们的寺院。我们必须到 Katumba 的一间寺院去。一共有三十多位出家人、三四百位在家信徒，乘搭五辆巴士及多辆私家车前往，来回总共耗时八个小时。

在此，我想借机详述有关佛陀舍利的课题。当佛陀被焚化时，在印度各地遗留下了大量的舍利子(SARIRA)。他们都被安放在舍利塔内。然而，只有四颗佛牙舍利遗留下来。一颗献给了天帝、一颗献给了龙王、一颗在斯里兰卡的 Kandy、另一颗则在中国的一间

寺庙里。至今，仍有许多的僧团团员声称他们拥有佛牙舍利及佛指舍利，并利用它供给愚昧无知的人观看及收费。这些僧团团员正在利用佛陀来赚钱，这就好比把自己的父亲展示于大众并从中牟利。很清楚地，在此不需要我再多费口舌来劝勉大家不要再掉入这种诡计中了。让我再次提醒大家，有两种舍利需要敬仰，（一）佛陀的肉身舍利；（二）佛陀余留在人间的教导（佛法）。后者称为法身舍利，非常肯定的这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前者仅为供观看及崇拜而已。若你不能明白佛陀的教导及将它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无论你拥有什么舍利，你也将不会有觉悟的一天。

无论如何，ThienVuong 坚持要随行纵使他的孩子们害怕此行会累坏他的身体。我俩乘着他的私家车前往。当我们接过舍利后，我允许 ThienVuong 手捧着舍利子加入游行行列中。他的手抓牢着舍利子，长仰前进。嘴唇微微的笑，简直不像一个快要离开世间的人。有一天早晨六点正，电话突然响起，那是 ThienVuong 的女儿拨来的。她很苦恼悲痛，她的父亲再次住院留医，而且医生说这是他最后的一天了。我马上赶到医院去，可怜的他已经不省人事地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了。鲜血已由他的双耳及鼻子渗流出来。死亡的讯息已经宣布在整个空间。我走向前，握着他的手缓慢及清楚地说道：“ThienVuong，没有人叫你来，你却自己要来。现在你要离开了，你却不预先通知我？”之后，我为他祈祷祝福，我将视线转移到他的家人及朋友身上。他们每个人都站立着，沉默闭目地将双手合掌。我转过身再向病者问道：“你是否可以把眼睛睁开？”他把眼睛打开了。“过去，我不能好好的照顾你，孩子，因为我得保卫国家。但是这一世我将会照顾你。好，现在我会和其他的僧侣到你家去准备接受供养，你是否可以

出院随我们一同回家？我将在那里等你。”他虚弱地点点头。

我和寺院里的全部出家众直接前往他的家接受供养。然而，因为被出院的手续耽搁了，所以他回家的时间被延迟。有些僧侣因为不能久等，还没来得及被供养就先离开了。

那天在他家的情况，我还历历在目。当他一踏进屋子时，我正要上楼而处在梯级的半途中。在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阻止他时，他已走到楼梯口处了。我劝他立刻去休息并告诉他下次当他要离我们而去时，必须要先通知我们。他笑笑地表示同意。

在多生多世中，一个人还可认知他所喜爱的亲人，那是稀奇罕见的一件事。我知道他在我的前二世中曾经是我的孩子。

三天后，电话铃声再度响起，另一端是ThienVuong 的女儿。他告诉我他的父亲要见我。此刻，我已清楚他的最后一日终于到来。我邀请另一位僧侣前往协助我一同祈祷。

我们为他唱诵一百零八声的佛圣号。ThienVuong 平静不动地躺在那里。当诵经仪式结束后，他望着我们，并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胸口。过后，他看了看在他周围的人，他的眼神最终停留在他最小的儿子 Micheal 身上。我叫 Micheal 过来靠近他的父亲。他老人家把 Micheal 的手移放在我的手边。

我缓慢地告诉他：“ThienVuong，没有人叫你来到这个世间，是你自己要来。没有人叫你离开这世间，但你却没有选择，你得离开。你已经很好地完成你作为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学生的任务了。现在我可以借此机会好好地助你一臂之力。”接着，我高声唱诵，祷告接近尾声时，我听到他的一声叹息，然后吐出最后一口气，就这样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三天后，他被火化了。他的家人邀请我一同到火化厂去收集他的骨灰。虽然这不是一位出家人常做的事，但是我还是应邀前去。当我到了火化场，那里的负责人直接将一个小骨灰缸交给我。通常它都是先交给家属的。我即刻说道：“骨灰缸是空的！”每个人都感到惊奇，负责人更无法理解。然而我坚持要求将它打开。负责人开始和我争论，但是最终他还是将封蜡移开。打开骨灰缸一看，里面确实空无一物。负责人不断向他的家人道歉，说一定是有人误认为骨灰已经被装在里面而封缸了。

回到他们的家时，ThienVuong 的孩子们允许我把他们父亲的骨灰缸捧进祭拜的大厅中。墙上挂着一幅亡者的小照片，很奇异的是肖像旁却有一只大飞蛾。我未曾在澳洲见过这类大飞蛾。它见到人却完全无动于衷。我看着它，微笑的说道：“啊，你已经来到这里了，你是否要表示你有特异功能好让我们知道你现在已经处在天界了？之前我给你这个名字 ThienVuong，是因为知道你有一天将会到天界里去！”

过后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奇特的梦。Thien Vuong 出现在我的梦中告诉我，过去世我曾经是他的父亲，他的女儿曾经是他的母亲。我醒后在禅觉中了解佛

陀曾经说过，「一切女人是我母；一切男人是我父。」

当我在悉尼的时候，我还记得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早上，大约五点钟左右，有一位男士来到寺庙门前敲门，我的一位僧侣同伴就前去开门。当门一打开那位男士就紧张地跑了进来，而且还挥动着手上的枪械威胁着要求见我。当我来到大殿时，他说道：“Bhikku（比丘），求求你帮助我，如果你不能帮我解决我的困难，我将就在此地结束我的生命！”

我说道：“在我还未帮助你之前，你必须答应与我合作。请你立刻离开寺庙，到外面去自己了决自己的生命。这样当警察或者救伤车前来调查时，我才不会被牵涉在内。我不想上法庭，假如你能够答应我，那我会帮助你。”

那位男士听了我这番话后大吃一惊。“Bhikku,为何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听说你是一位很有慈悲心的人，然而你却叫我去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我不想浪费我俩的时间，”我答道：“假如我劝你不要自杀，但你却坚决要这样做，我也是无可奈何，你也无动于衷。也许你现在就可以去进行，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处理你这件事。我只是为那些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发出慈悲心，我只把水供给那些需要解渴的人。你现在就去进行吧！假如你自杀，只是结束一世生命罢了，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出世来替代你，不必担心忧愁。”

他很明白我的意思，慢慢放松了手上的那把枪。

“如果你想进来和我交谈，给我你手上的枪。如果你不服，你可以走了。”

他走向前来把枪械交给我。我告诉他到大殿的佛像前静坐一阵子，然后我才和他谈话。

当我发觉他的情绪比较稳定后，我才向他开示。“自杀是最不好的，”我说道：“你可以用任何的东西来做回报，但是父母亲给你的这一个生命，你是无法用任何东西来回报给他们的。假如你真的自杀了，你将无法回报你父母的恩惠。不只你愧欠你的双亲，你尚欠这个大地，因为你曾借用它的地、水、火、风。你是不是想做一名盗贼，想逃之夭夭而不要偿还它呢？”

他说：“为何之前你不告诉我？”

我向他微笑答道：“刚才你很想死，现在感觉好多了。去冲个凉来使你自己比较清爽一些，过后我们再继续交谈。”

洗过澡后，他的精神比其之前要好得多了，但他的双眼仍然红丝丝的，因为他已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你是从哪里来的？”我问道。

“墨尔本，Bhikku。其实我真的很想自杀，但是曾经听闻你的名字而想来此求你为我祈祷祝福。”他是一名越南佛教徒。

“为何你要自杀？”

他告诉我他曾经到赌场大赌三天而输掉了澳币廿七万。他曾向黑社会份子贷款，但也都全部输光了。他现在感到非常无助绝望，因为他如果要继续活下去，就必须将他三间屋子全卖掉，最后宣布破产。他有一位美丽的太太及两位孩子。我告诉他说：“不，这是错误的，当

你确定要参与这个游戏，你就得付出，你必须守信用。如果你自杀，你美丽的太太也许会改嫁，而你的小孩将会称那位男士为[爸爸]！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卖掉你的屋子，还掉你的债务，离开此地去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到底，当初你遇到你的太太时，你也是一无所有，但你依然能够建立起一个好家园，你们俩可以重新再来过。”

之后，我拨了一通电话给他的太太。他和他的太太在电话中有一番感人的长谈。最终，他决定活下去。他并不是我唯一一个开导想自杀者的个案，我一共协助过六个人，大部份是女士。她们并不是因为金钱而想寻死，多数为情所困。

尊敬的达赖喇嘛布施乞钵给福龙舍利比丘

第六章
印度和达赖喇嘛

1997 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印度。我在深夜抵达新德里机场，但是因为过于兴奋而没有感觉到疲倦。这是我第一次拜访佛陀曾经居住过的土地，对我来说，就如再次回到家的感觉一样。

印度是佛陀的诞生地，理所当然的应该是一个佛教国土，这是我自己的想法。现在我被唤醒了，事实并非如此。

走出了机场后，我四处寻找前往新德里的便车。我要到新德里的大学拜访一位居住在那里的僧侣朋友。我询问巴士及德士司机，但是很惊讶的，每一位都拒绝我。在泰国及斯里兰卡，出家人无论到哪里都倍受尊敬，而且可以免费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最后，我只得问清楚前往大学的路途，然后开始徒步前往。

走了不久，有一辆车突然停在我的身旁。那位司机问我要到哪儿，接着他要我进入他的「德士」车里。我告诉他我身无分文，无法付他车资，但他却叫我不必忧虑车费。于是我就进入车内，里面还有三位外国乘客。不久，那些外国人一个个地下了车，而我是最后一个，因为前往大学的路途还很遥远。最终，司机将车停靠在路旁的一个黑暗处，然后对着我说：“就是这里，现在付钱给我，我才载你到大学。”

我说道：“先生，我是完全没有钱的。之前我已经完全告诉你了。”

“是，是”他摆摆手说：“你当然没有印度的钱币卢比，但你可以用美金付给我啊！”

我目瞪口呆：“不，先生，我连美金也没有。”

“你是从哪里来的？”“澳洲”我答道。“好的，你就用澳币吧！”

“不，先生，我什么钱币都没有。我是一位出家人，出家人是不可以触碰金钱的。” 我感觉迷惑。

“你在开玩笑吧！”他说道。他脸部露出鄙视的表情。“如果汽车没有汽油，我那里可以驾驶「德士」？难道用水吗？假如你不付钱，我会把你送往之前你上车的地点。你是否还不愿意付钱给我？”

我很颓丧的摇摇头，他就真的 U 转往机场驶去。半途中，他还是有向我要钱。

“先生，请求你！” 我说道：“我身无分文。佛陀本身从皇宫出走，抛弃了他的王国，更何况是我们出家人？那还能触碰金钱呢？”

司机嘲笑着说道：“不！佛陀已经离开世间超过两千五百年了。许多佛教僧侣来印度显示他们的财富，他们很富有，有护送队陪他们四处走动。”

“难怪你会藐视修行的僧侣。我们必须依戒律来修行。如果要成为如法的僧侣，所有出家人都必须依戒法而修。”

“不要再讲了！”他很憎恶的摆摇着手。“很多外国人都乘飞机来到此地，假如他们没有钱，怎么行呢？”

“先生，你是信仰何种宗教的？” 我问道。

“我？我是一名基督教徒。”

“啊！那很好。耶稣本身也是不触碰金钱的，而且他亦是赤脚而行。你是否读过 Matthew 第 10.9 章？”

我很清楚那位男士的心思不在于宗教的讨论。“喂，先生” 他说道：“你在说些什么？很多基督教徒前来印度，用钱来影响我们。我的父亲跟随他们，是因为我们需要钱来买食物及寻找栖身之所。假如西方人疯狂乐意地挥霍金钱，为何我们不要接受呢？很好啊！这些神父及精神导师，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宣扬什么教理？他们都没有时间读圣经，他们也不懂得圣经里的教

理。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将不会如此富有及居住在如此宽阔富裕且有保安人员护送的环境里。我本身也没有时间阅读圣经，我需要工作，驾驶我的「德士」。只有钱能够为我的「德士」买汽油，没有其他的了。我的祖父是踩三轮车赚钱的，而我的父亲拥有马儿，我现在则驾驶「德士」。至今，我还是两手空空，无法拥有护照出国。你从外国来此，哪里会没有钱？”

那个时候，我自己在思考：“人家会想，没有钱又怎么能够乘搭飞机呢？但是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一样没有护照，没有入境准证或飞机票，为何我们又可以去到天界或净土呢？”

当车停止时，我从「德士」车里走出来，再重新地朝着同样的方向前往那所大学。听了司机的一番话后，我的内心很沉重。我感到很悲痛，宗教领导者利用金钱来改变他人的信仰，而不是修持自己的心意使自己得到和平清净。我一直向前走着，直到我感觉疲惫不堪为止。我坐在一棵大树下入睡，那时是凌晨三点半。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是黎明破晓时分了。曙光已经开始从叶缝中照射下来，那个时候我才发觉原来我是处在于一棵菩提树下。

那是我第一年在菩提加耶渡过结夏安居。离开菩提加耶后，我回到新德里。我的僧侣同伴建议我们到 Dharamsala 去拜见达赖喇嘛。我曾经在澳洲悉尼见过尊者，所以我也很高兴地和他们一同前往。约会的前一天，我拨了一通电话和尊者的办公负责人联络以安排预约。我们在 Dharamsala 寺庙过了一夜。

在被允许会见达赖喇嘛之前，我们得由安全护卫人士搜身。“不！”我反对道：“一位比丘的身体是

不可以被搜查的。我也不可以把钵遗留在入口处，因为一位比丘的钵必须常伴随身，不然，他将不是一位真实的比丘。”

同修们都试图说服我依照他们的指示，但是我坚持。最后，我请他们自己进去会见达赖喇嘛，而我会在花园处等候他们。我离他们而去。在树下我有一个绝妙的沉思。这些事情都被刚巧来 Dharamsala 的一群美国好莱坞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当天早上他们已经将我正在托钵时的过程利用摄像机录制下来。之前我并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我只猜测他们来此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西藏难民的资料罢了。过后才知道他们是美国全球电影制作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叫 Barbara 的团员向前来和我交谈。我也和她交换了一些意见和见解。无论如何，其他的僧侣同伴最终都无法会见达赖喇嘛，因为这个约会是由我安排的，既然我不在其中，其他僧侣也不得会见尊者。因此，过了几天，我再重新安排另一个约会。这一次我不必被搜身，而且钵也可随身了。

那天我们和达赖喇嘛有一个很融洽的佛法讨论。他问我是属于佛教的哪一个传统。我告诉他佛教的大小乘我都学，即使是其它宗教的经典我都仔细研读，但是我是跟随佛陀的大道及 Minh Dang Quang 大祖师的教导而行。其中一位部长询问我对中国并吞西藏国土的看法，而且亦征求我协助他们复国。我告诉他们其实他们必须感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事情。我这个答复确实让他们大吃一惊。假如中共政府没有进入他们的国土，达赖喇嘛也许没有机会到西方国家去宣扬佛法。每一个国家都有好多土地，但身为出家人，我们的任务并不在于保卫国土，而是在于解放我们自己的无明（无知愚昧）及欲望。唯有此道能够为我们带来和平清净。

达赖喇嘛凝视着我说道：“Bhikkhu Buddha Dhatu，你是否知道共产政府声称宗教好比毒瘾？”

我冷静地答道：“不，不止如此，比这个更严重！今天的宗教促使人们盲从瞎信，而他们不假思索的使他人遭受到伤害。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都相信宗教需要他们这样做，这是多么愚昧无知啊!我们必须带领人们走向正道，我们不能把宗教和政治或商业混为一谈呢！”

还好，达赖喇嘛没有被我这直率的澄清感到冒昧，他很专注地听我讲解有关我们「和平步行」的使命。他很慈祥地点点头，然后问我是否在作业上需要任何的帮忙。我回答道：“尊者，我一样想协助你的人民。我俩必须一起出外托钵，这样你的信徒就有机会布施给我们及其他的出家人，他们就能够累积福报和功德。这也可以教导他们付出，从而降除他们的欲望。”他毫无犹豫的一致认同，我们决定明年在菩提加耶举办这样的活动。

我们选择了 1998 年 1 月 28 日这一天一起去托钵乞食。这一天刚巧又是我第一天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出家众起步为世界和平开始步行九千公里。达赖喇嘛将会和我们步行一段路程后方为我们送行。

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美国好莱坞影星及团员们又再次地出现。于 1 月 26 日，影星朋友 Barbara 和其他影片制作团员正和西藏总理在一起。当天我亦和他讨论有关安排达赖喇嘛于菩提加耶第一次托钵乞食活动的课题。

隔一天，我再次会见达赖喇嘛。但这次是我和一些将参与「和平步行」的僧侣们一起会见。他们要向尊者澄清他们的立场，即是他们并不想牵涉政治活动。他们不要因参于而被误解为支持西藏的政治斗争。达赖喇嘛为使他们恢复信心，于是说道：“佛法是佛陀的宇宙教育，关系到全世界的人类。我们的国家仅仅只有六百万人口，所以安心地去宣扬佛陀的教育，使众生都能够享受法益。不是为西藏，也不是为「解放西藏」。”

我告诉尊者虽然他已失去西藏国土，但是他却没有失去他的大悲心。

在行走日的前一个黄昏，天下起倾盆大雨，每一个人都很担心。据说达赖喇嘛不可以被雨淋湿，他是一位国王。我回答说没有一位出家人该出去被雨淋湿，那不只是尊者而已。但是不必忧虑，在达赖喇嘛还未到达之前，雨将会停止。整晚大雨下个不停，但是就在接近早晨六点钟时，豪雨完全停止了，而达赖喇嘛也可以于早晨六点四十五分出外托钵。

在达赖喇嘛还未到达的前一刻，我先去观察他将要行走的路程。当我看到一大张地毯覆盖在地上准备就绪时，我感到很沮丧。大群人潮已集合观礼，而且到处都是军警和保安人员。我赶紧去会见尊敬的 Pragrassi，Mahabodhi 寺庙的主持人，即说道：“尊敬的，你今天是否可以协助我准备达赖喇嘛的托钵行？可否指示一些人把这张红地毯移开？我们也不需要如此多的军警及保安人员在四周。我们要平静地去托钵乞食，越宁静越好。”

“你在说什么？”这是我得到的回答。“你是谁，可以如此的来和我说话？我曾经为达赖喇嘛安排过集会，我知道那一些该做那一些不该做！”

我说道：“先生，你或许曾经为尊者安排过各种各样的活动集会，但是，今天他是要去托钵，他要像佛陀时代一样，做一位乞士。”

“不”他冷淡的答道。“红地毯，军警及保安人员全保留，不更改。我只听从达赖喇嘛办公室负责人或者 Bhikkhu Buddha Dhatu 的指示。”

“先生”我回复：“我就是 Bhikkhu Buddha Dhatu。”

“你？你在说些什么？我只知道你是一位乞丐而已。我曾见到你在这周围四处乞讨食物吃。每个早上你都用钵四处向人要食物但不曾见过你给人任何的回报。”

“先生，你并不明白”我向他解释。“当出家人出外托钵，这是给在家人有机会供养僧团，使他们修福报功德。今天，达赖喇嘛确实要进行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学习不自私及付出。”

那位寺庙主持真的被我激怒了，他叫我走开。Barbara，我的美国好莱坞朋友，刚好见到这种情形，他亦对寺庙主持感到不满。

“请求你，先生”我坚决要求道。“请依我的要求而做。”

“你是否又想告诉我你是那位 Bhikkhu Buddha Dhatu？废话！”他很生气地走开了。

我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要求一些人帮我把人群疏散。要三十千人来供养达赖喇嘛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只想要一些所能控制的人群代表前来供养僧团而已。

达赖喇嘛的车子一到寺庙前，就看见那位寺庙主持人第一个出来迎接尊者。然而当那辆车门一打开时，达赖喇嘛在人群中寻找我的踪影，而且向我问到：“Bhikkhu Buddha Dhatu，我穿的拖鞋要怎样处理？”我回答道：“尊者，我们不应该穿它。”那位站立在我背后的寺庙主持，立刻跑去把红地毯移开。瞬息间，军警人员也减少了很多。

达赖喇嘛开始赤着脚和我一起行走。不久，我们来到一处还铺着红地毯的地方，我们只好绕道而行。美国好莱坞的制片人员要求我们再来一次，他们派人把剩余部份的红地毯移开，然后将整个活动的过程拍摄下来。

在佛殿诵经后，我们在菩提树下禅坐数分钟。过后，参与九千公里和平之行的廿四国僧侣都一一与达赖喇嘛结缘。

许多人第一次目睹达赖喇嘛出外托钵而被感动流泪。他们从未想到能够亲眼目睹所尊敬的国王向人乞食，席地就坐进食，十分感动人心。

供养结束后，当我们陪伴达赖喇嘛上他的座车时，一大群他所敬爱的人民蜂拥而来，我们得奔窜避开以免被人群践踏。

当天下午两点钟，尊者在帐篷处向群众介绍及讲解我们的任务及使命。过后，我们便开始九千公里的和平之行。观礼的情况可谓是人山人海，好莱坞的朋友也将此情此景拍摄下来。这和平之行费时长达三年，路程经过十八个国家，包括美国、台湾、日本、尼泊尔、寮国、不丹、非洲、孟加拉、柬埔寨、新加坡、越南、斯里朗卡、和缅甸。于 2000 年 9 月 24 日，就在悉尼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在当地圆满结束。

这九千公里的和平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个绝妙的人生经验，我也希望一同参于者都是如此。我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需要乘飞机，但是和平之行的徒步计算是由本人一步一脚印的走出来。对于参于行走的人，这是一个艰辛，困难及消耗体力的任务。很多人来参于，有些一日，有些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有些僧团团员得半途停止因为他们还有其他任务在身。晚间，我们随处随地而睡。无论晴天或雨天，我们一天照样走十至十四个小时。我们持咒，我们真诚渴望世界和平，如火把在内心燃烧着。就是这股热诚的力量支持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

福隆舍利比丘和他尊敬的导师 Thich Giac Luong，在柔佛丰盛港佛教会举办的持戒修行活动中放生鸟儿

第七章
和平步行

「和平步行」起步于印度的菩提迦耶。从此处我们前往 CHENNAI，然后乘搭飞机直达斯里兰卡的哥伦坡。当我们抵达时，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与接待， 因为这里是一个佛教国土。然而，那里正在发生政治暴乱，淡米尔虎与政府军人争夺奋斗。我们受告诫要小心翼翼行事。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依照事先所计划的行程从 ANURADHAPURA 的菩提树，行走三百公里至 KANDY 的 TOOTH RELIC 寺院。因为在前几天前，此处叛军刚和政府武装部队激烈战斗，所以我们因参与者的安全起见而另谋其他路线。

一天，一些淡米尔虎斗士前来和我会面。他们全副武装，面貌威吓地质问我许多有关「和平步行」的目的和意义。亦询问我是倾向于哪一个政治党派。

我告诉他们和平的使命纯粹是为了宣扬世界和平，而我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除了传播「熄灭战争，世界和平」的讯息例外。在听取我们的见解之后，淡米尔虎才悻悻然地离我们而去。在离开前一刻，他们告诉我们，其实全斯里兰卡的出家人应以我们为仿效者，不该插手于政治。我完全认同他们的看法，因为在斯里兰卡国及越南有一些出家人兼任国会议员，并且赚取可观的收入。这些修行者哪里可以称得上是佛陀的弟子呢？佛陀本身离开皇宫出家，远离一切统治事物，那么，为何这些出家人还可以对我们的导师如此不真实错误的炫示自己。

我们在柬埔寨亦面对同样的局面，甚至我们要进行和平徒步的计划比前者更是困难重重。我们被告知无时无刻我们都会被 KHMER ROUGE 攻击。我们在那里不被当地人民支持，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处在恐惧不安的环境中。很幸运的是，还有一小部份的善心人乐意前来拥护我们。最后一天，一些 KHMER ROUGE 的士兵前来会见我们。和淡米尔虎一样，他们也想要知道我们的政治动向。我再次和他们交谈，化解他们内心的恐惧不安，并且让他们了解「和平步行」背后的真实意义。

和平行走，大体上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气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其中一个考验，但是我始终也不会因它而耽误行程。我还记得在美国旧金山市徒步的那一刻体验。当时是冬季，我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徒步，走在冰霜雪地上，简直是一项艰苦的体验。除了袈裟外，我一件

衣物也未曾披上，赤着脚，头也没戴帽。当我们抵达澳洲堪培拉市时，情况也似乎如此。寒冽的气候，已无疑威胁着我们的前进。其余的参与者，只能乘着野营屋拖车，尾随着我自个儿赤着脚，步行前进。每次感觉寒流刺骨时，我心中会称念「南無觀世音菩薩」的大明咒，痛苦在不觉中而消失。但是，一个小时后，我得接受他人的协助进入野营屋拖车后的车厢内。我已被冷冻得四肢感觉麻痹，即使要弯曲手指亦很困难。如此寒冷的情况下，我只能从早上八点才开始步行至中午斋时，过后我会尽我所能步行几公里直到天黑为止。

相反的，当我在一些炎热的国家时，无时无刻我都是处在汗流夹背的情况中。天气很炎热，参与者无法和我在路上行走，他们唯有乘车跟随我行。他们只能在夕阳西下时方能参与。处在炎热的气候，我得在凌晨三点起程，直到七点半出外托钵为止。斋食过后，我们会一直休息到下午四点，过后才开始行走直到晚上十二点。

理所当然的，我的脚部最终受到创伤，脚底下长出水泡且流血。每到凌晨两点，我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疼痛。我常担忧隔天我将再也无法行走，但总是不可思议的是，每当黎明到来时，那阵疼痛就会自然地消失。

当和平步行抵达澳洲悉尼的终站时，那鼓喜悦并非笔墨所能形容。在欢迎会上，声声的祝福赞扬，确实倍感温馨。在释放白鸽表示和平自由时，这一幕更令人欢呼。当天，其中最可贵的是大家法喜充满，和平及爱充满着每一个人的内心。我真实感觉到我们的使命已经成功的传遍全世界。世界和平的曙光指日可待了。

1998 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一年。在柬埔寨路程走到一半时，三个月结夏安居的修持已来临。因此，大部分的僧团成员参与者得回到各自的寺院去，最后剩下我单独一个人。一天，我处在靠近湄公河岸的小村庄叫 XOM MOI 村。村庄里的人民都是越南侨民，所以可以自由自在地和他们沟通交流。

那时我正到处去托钵乞食，虽然村庄里的村民都很贫困，但是他们在供养僧人时倒是相当的慷慨大量。乞讨足够的食物后，我在一棵树下用斋。一些小孩当时正在附近游戏玩乐，我把钵里的一些食物供给他们一起分享。我察觉到他们很多长得瘦小。但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们却要求我允许他们把食物带给一位男病患者食用。我即刻答应，也随他们一起前往探访这位病者。

这些小朋友引导我到一间小茅舍，里面有一位男士躺在一张简陋的床上，身体大部分都是灼伤的痕迹及溃烂水疱。他很明显地是遭受到严重的烫伤，但却没有接受到医药治疗，只能躺在床上受苦等死。他那大腹便便的妻子及两位小孩坐在一旁。妻子为他扇风，赶走在伤口发炎处的苍蝇，并且为他解暑。目睹了那男病者恐怖的情况，我十分震惊地问道为何没有把他送去医院医治？我听到答复后感到悲痛，因为他们贫困到连去医院的车资及医药费用都无法承担。这些费用对于这些贫困人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我决定要帮助这位男病痪者。我前去探问有关前往最接近 PHNOM PENH 医院所需的电单车费。费用是等于美金廿三元，但我身无分文，自从受戒后不曾拿过一分一毫金钱放在身上，而我也不想就因此事件而破戒。我呼吁村庄里的村民前来协助筹款，终于筹得美金五十

元。除了用来应付他的车资外，还足够用来付清之前我本想要为他筹募的医药费。然而最终连药房的职员都免费提供医药给这位男病者，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善心。

当我到达 PHNOM PENH 的医院时，我感到非常吃惊不解，为何医院职员不愿帮助他。他们告诉我曾经有听闻此病人的个案，但他们没有伸出援手帮助他是因为他们不能给予病人免费的医药治疗，那里皆是贫苦者。医院的职员常要为那些即将出院而趁之前一天没付医药及住院费而逃出医院的病人苦恼不堪。我答应他们我将会安排从澳洲汇寄医药费给病痪者。当时医生们都不相信我是由澳洲前来的出家人。

因为我真的不像一位白种人。最后，我送他们一卷录相带，他们赶紧地去借一台录象机，刻不容缓的开来观赏。这录相带是有关在澳洲举办供养袈裟给僧团的节日，而我也参与其中。观赏后医生们的言行举止立刻完全改变，这时的医生才确实像一位真正的医生。

其中一位医生还随我回返那村庄探望那位男病人。因为那奇臭无比的皮肉腐烂恶味从那男病者的身上发出，他最后也因难耐迟疑而退缩。在还未把这位病者送往医院时，我得帮助他清理发炎的伤口。安排妥当后，我传真澳洲悉尼的寺院要求金钱协助这位男病者。但是最后当地的人民决定自己筹款来协助自己的同胞，他们所筹得的项款远超越费用的所需。

这则真实的故事最后皆大欢喜收场。那位男士健康复原，医生皆感到忏愧羞耻而决定免费为他治疗。突然间，捐款源源不绝而来，而多余的却把它利用在利益社会大眾。我和当地人民讨论后，最终决定为当地社会

建立一座医院。于 1999 年，「和平之心使命」医院就这样的成立了，它提供病者多方面的服务。然而至今，它已经被改换为宗教中心，里面设有图书馆和为僧团提供居所。现在机缘成熟，中心要给当地人提供精神资量而不仅限于治疗肉身而已。

什么原因促使那位男士严重的灼伤呢？当时新年来临，那位男士正利用气锅煮食 BANH TET。他每一年都会趁着新年烹调美味菜餚来贩卖以赚取金钱供维持家庭的开销。当天发生事故的时候他是处于酩酊大醉的状况。他迷糊的踩进燃烧的煤塊而掉入大煮锅里。在此我不需要再多加以详细敘述这则真实故事的道德教育了。

第八章
非洲弘法行

九千公里「和平步行」使我走遍世界的四大洲。我亲眼看到先进国的富有，以及贫穷国的贫困缺乏。我现在已明白为何要把佛法传播到富有国及贫穷国家是这般的困难。假如西方人对於佛陀教育不感兴趣那也不会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因为佛法是教导人们控制约束自己的欲望和执着，那到底他们还未享尽荣华福贵。我亦清楚为何很贫困的人不热衷於学习佛陀的教导，因为他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情况中，每天都得为生活起居忧愁挣扎，哪还有心情去关心其他的事情。

我开始思索前往非州，因为大体上佛法在非洲还未大势的传播开来，所以我决定尝试把佛陀教育带入非

洲内陆。我邀请一些人和我前往，然而多数时候他们都是用心良苦的劝我改变主意。他们的解释不外是那边的生活环境很恶劣，政治动乱不安还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病疫。更甚的是要把佛法传播给完全听不懂英语或越南语的人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我已经决定成行。於二零零一年，我前往非洲大陆意图参访最少廿五个都市。我的第一个印度学生僧侣，释 RATAN BODHI 答应伴随我一起前往，然而大部份的非洲大陆国家皆不批准他的入境准证。最后我们只得参访 SOUTH AFRICA，MOZAMBIQUE 及 TANZANIA 三个国家而已。

在非洲，我真的是为当地富人和穷人那天渊之别的大鸿沟而感苦恼迷惑。JOHANNES BURG 是个很现代化的都市，车水马龙，人潮忙碌熙攘犹如澳洲的 ADELAIDE 都市。然而当我们在向前进入内地远离城镇的地方时，我们才发现到他们的生活可说是贫困到极处。MOZAMBIQUE 国更使人惊叹，TANZANIA 也没好到那里，比前者稍微好一点点而已。我们也听到传言说村庄与村庄常常只因派系的纠纷而互相攻击。我们亦被告知有关绑架索取赎金的事件，所以时时刻刻都得要警戒防范。

我们在南非居留几个星期，有几天是在一间宏伟的华人寺庙里挂单。之后我们便利用两辆他人所捐助的脚车起程前往 MOZABIQUE。那辆脚踏车实际上对我们非常有用。除了携带轻便帐篷，钵及录影像机之外，我们亦带了好多的佛像照片去结缘。我们利用脚踏车一共花了四五天的时间才到达边界。

一天，释 RATAN BODHI 和我来到 MOZAMBIQUE 边界的一个小镇时，我们想找一个地方把扇状的帐篷悬挂

起来以便可以在此安身过一夜。我们无意间来到一间天主教堂，当时他们正在进行着弥撒祈告，我们就在外面等候他们的礼拜仪式完毕。当时碰巧遇到一些西方人就这样地和他们聊起来。他们是荷兰农夫的第二代后裔。很快地，我们的话题就转去佛法讨论，他们都很亲切友善。不久有一位天主教神父走前来，我们就要求他准许我们在此院子里悬挂帐篷过一个晚上。他看着我们说道：“不，这里没有地方，这里是教堂，不可以。”我们都目瞪口呆，事实并不是如此，这里的四周围空地很宽大。很幸运的，一位女士当时走前来提议愿意带我们到她家借宿，就是这样我们认识了 JOANNA 女士及她的家人朋友。我将永远不能忘怀她们的善心诚意，不分别的对待，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和她们皆是同胞一个。我们在她的家住宿了两天。和她的家人及前来探访我们的亲朋戚友讨论了很多有关佛陀教育的课题，而且也把一些随身带来的佛像和她们结缘。

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庄时，巧遇一位黑人医生，他很乐意的协助我们前往边界。他把我们两辆生锈的脚踏车搬上他那陈旧的小型货车上，带着我们翻山越岭的上路。我依然可以忆起当时他那辆货车所喷出的汽油味夹杂着其他不能辨认的味道。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座宏伟的山脉，它骄傲地站立，还有蓝天白云陪衬着。

那位医生问释 RATAN BODHI 的年龄，然后转向我来问同样的问题。我反过来问他：“你是否知道这座山脉的年龄？”他迷惑地望着我：“不，我不知道。”他答“我比这座山更大年龄。”我说道。当时，他的眼神惶然一觉。“你很善良，”我继续：“你有受教育，你有善心，你不歧视别人。你不会好像那位天主教神父那样地对待我们，你明白我的意思

吗？对，我们的意识或灵魂，如基督教徒所称呼的，它无时劫以来已经轮转不息，那肯定我们的年龄是比这座山还大。”

当我们到达 MOZAMBIQUE 的边界处时，我们犹如来到另外一个空间世界。那些边界的人很是粗鲁无礼。道路可说是非常非常的恶劣难行，好比过去牛仔市镇那种紊乱野性的时代，唯除这些人不像牛仔而已。他们看似要来绑架我们。我俩在人群中很明显地和当地人种完全有别，然而我们心里在想，如果我俩真的死在此地，也是因为宣扬佛法而牺牲，那倒也很值得。

我们面对很多语言沟通上的问题，然而每次都幸运地会有人肯前来帮助我们而被化解。有一位「德士」司机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去会见他一位可以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女儿，就犹如前次我们到 JOANNA 女士的家一样。我们在「德士」司机的家里住宿了几天。理所当然，我们成了该村庄最热门的话题，而且所到之处众人注目。许多人都想要知道我俩究竟是何许人，来此有什么目的。每次我向他的家人或朋友佛法开示时，他的女儿就成为了我的通译员。

当我们第一次和「德士」司机的太太会面时，她以疑惑的眼神注视着我们，但是经过她女儿的解释后，那位善良的女士才终于开口问我们是属于那一个宗教派系。我确定不直接告诉她有关佛陀世尊，因为此刻她将不可能明了理解，所以我告诉她我好比是主耶稣的朋友或兄弟，而且好像耶稣，我得完成宣扬和平的使命。听后，她显得更迷惑猜疑。我叫她拿出她的圣经然后翻阅 MATTHEW 第 10.5-10.11 章（参考附录），那才使她释怀。她的双眼张大亮光，说道：“你就是那位圣经里

所提到的那一位！你不动拿金钱，你是不穿鞋，赤着脚的。但是我们这里的神父完全不遵循这些！稍等，我将介绍我们天主教的神父给你认识。请在此等待一下。”她立刻走出她的家门想要请神父前来她的家。但是不久后，她垂头丧气地走回家。“神父说你不是一位天主教徒，你是不同宗教的人，BHIKKHU。”她说道。无论如何，她对我们还是很尊敬，而且很客气有礼地招待我们。

TANZANIA 和 MAPUTO, MOZAMBIQUE 的首都，它们的距离是一千两百公里。我们的「德士」司机朋友劝我们不要踩脚踏车进入 TANZANIA，因为当地的道路状况很糟透，完全不适宜骑脚踏车，因此我们把那辆脚踏车捐献给他。之后我们继续起程。我们利用三个星期的时间才到达 TANZANIA。我们徒步，搭便车，乘搭路上行驶的破烂卡车。我们不知道那一种情况比较糟透，是车辆行走时不停地东歪西倒，左晃石摆地摇动着我们整个身躯的骨肉细胞呢，或是每当有一辆摇晃的车辆越过我们时，那一阵滚滚沙尘翻腾弥漫地包囊我们的四周全身。那里的天气於午间很火热，气温是摄氏四十六度。晚间亦难於暂缓，气温在摄氏三十一度左右。其实，那里的水时常都很热或微温的，所以当豪雨终於降临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十分宽慰。但不幸的是，连续下了两天的雨，到处却涨水，这使到当地道路情况更加的恶劣。

终于我们抵达了边界市镇它是位于 MOZAMBIQUE 和 TANZANIA 之间，我们在那里居留了一个星期。这里和其它我们曾经拜访过的村庄没有两样。当地的人是这么的落后。当他们见到我拿录影机向着那些孩子拍录时，他们感到恐慌，以为我正在把他们孩子的灵魂捕捉在那古怪的机械装置里。尽管如此我们所到之处，大多数人

还是友善的对待我们，尤其是那些可以和我们沟通的朋友。那些孩子都是天真无邪微笑的脸看着我们。起初，他们还以为我们是从外星球来的光头异类，因为他们不曾见过外族人。当他们知道我们到底也是人种时，他们开始向我们要钱。但是很失望，他们相信我们必定比他们的父母亲更贫穷，因为我们身上所披着的是拼凑补成的袈裟。

在 TANZANIA ，我们感觉很欣慰，因为大部份的人可以讲英语。我的师父，释 PIYADASSI 和他的前辈师兄僧，释 NARADA 在 1950 年为当地的斯里兰卡侨民，位于 DARES SALAAM 建立一座佛教寺院，所以我们在 TANZANIA 就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在 DARES SALAAM 这个地方期间，一些传媒报章的记者都前来访问我们，我们的使命几天内就得到大肆的报导。ANDREW（前任 TANZANIAN 总统的儿子）就是因为这些报道而前来寺庙。一见到他，我已觉知他前世曾是一位比丘，而他的过世总统父亲曾经供养过他。因为如此，今世他们俩再来到人间纠缠做为父子关系。ANDREW 曾经是位受训空军，他曾被送往中国学习操作战斗机。一天，ANDREW 和他的朋友驾驶着战斗机在半空中练习翻筋斗时，突然间，他朋友的战机却失控而直冲撞到地面上，当场伤重身亡。ANDREW 目睹此惨状后，非常震惊，他感觉到人生很无常，从此就退出受训，皈依佛教而遗弃了他家庭所信仰的天主教。

ANDREW 居住在一座宽敞的独立式洋房，地势接近大海。在屋子周围，我见到有两座人工洞穴，以前是用来安放圣母的肖像，但是现在已经转换安放佛陀世尊的铸像了。当我知道他把圣母马丽亚的肖像移掉时，我感到不乐。我直接告诉他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做为一

位佛教徒，我们不须要彻底地拒绝或谴责过去所信仰的宗教。其实，一位好的佛教徒，他将会看到每一个众生皆有佛性。他不会去分别文明习俗，不分别传统信仰，而且他还会尊敬其他宗教信仰。

我们和 ANDREW 相处几天后，他向我透露他有意要成为一位比丘。我感到很烦恼，因为我晓得他的母亲将会完全不允许他出家，任何的反叛将会使他的母亲心碎。曾经有一次 ANDREW 利用总统的私用车，载着我们在道路上行驶，当时我看到警察都会让路以示尊敬。那一幕警戒我，假如 ANDREW 有一天成为出家比丘，他将会很容易地成为无良战争贩子或恐怖份子的目标，或是恶棍歹徒要钱的对象。最后我和释 RATAN BODHI 确定离开 TANZANIA，回去南非。但是这一位年青人坚持要跟随我们。经过失败说服他后，我们也放弃尝试再劝告他改变主意了。

过后几天，确实也是我们相当为他担心苦恼的日子。总统的儿子常埋名隐姓地和我们在一起走动。我们也知道，如果一日被他母亲发现其去处，警员们将会围绕着我们。

从 TANZANIA，我们得乘着一艘陈旧而且挤满了五百个乘客的船只，共花了廿八个小时的航行才终于到达边界。有两位小村孩手上拿着许多泥球前来供养我，我也祈愿他们常得到安宁吉祥。纯粹巧合的是那小女孩的名字，当翻译成英文时，意思是「心」。我以释迦牟尼佛的画像和他们结缘，我亦把他们所供养的泥球保存起来。那些移民厅官员终于认出了 ANDREW 的身份。之后，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最好的服务招待。

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得乘坐另一艘船只横跨那宽阔的河流，才能到达 MOZAMBIQUE。这一次，我们所乘的这一艘小船只是得依靠风力，水潮及风浪航行。当天风很大，船长对于要掌好船只并不容易。其实，船只航行得并不是很顺利，最大的担忧就是我们的性命不保。很绝望地，我叫 ANDREW 劝说船长把船划到最接近的河岸边停歇片刻，因为当时确实很危险。但是那船长似乎把 ANDREW 的指示当着耳边风，而继续划船前进。十五分钟后，我们才到达河流对岸。之后我询问 ANDREW 为何船长不顺从他的指示，他告诉我这里偏处是鳄鱼，前几天，有一个人才刚被这个种爬虫类咬伤而失去了一条腿。

回到 MOZAMBIQUE 的边界市镇时，我们却得面对深夜时分那些如暴徒般的夜猫子粗暴，喧嚷声以及纵酒狂欢酒醉后的打扰--不只深夜，这种胡闹一直延续至隔天早晨。当晚 ANDREW 拒绝睡在帐篷内，他宁可要留守帐篷外来保护我们。但是我劝告他，边界市镇比起总统宫殿要来得危险，终于他听从了。

抵达 MAPUTO 都市时，我劝说 ANDREW 拨个电话给他焦急忧虑的母亲。当我们终于到达南非时，我们看到 TANZANIAN 大使馆的欢迎队伍已经在那里列队等待。那位大使已经接收到严厉的通令，他被指示不能准许 ANDREW 离开该国土。当他把这个讯息传达于这位年青人时，显然地他并不是感觉到很自在。在南非，我和释 RATAN BODHI 再次地在华人寺庙内挂单。它是一座即宽大且威丽的寺庙。在 ANDREW 看来是一个商业场所，比起总统府还要来得奢侈豪华。其实，这座寺庙比起 ANDREW 位于 TANZANIAN 的总统府大五倍，花费百万。那里有房间出租,就犹如宾馆,而且在寺庙里举办的活动

都可为僧团带来很好的收入。到寺庙朝圣的人就有这样的误解，认为他们来此处租房，一方面可以支持寺庙做善事，一方面又可以在经费预算内周游南非这个国土。这是错误的见解，行善布施是须要出于真诚心，而完全是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及要求回报的。

ANDREW 被安排自己一间房，然而他不愿意离开我们的身旁。他说他和我们在一起感受到很安全舒适。我告诉他说：“在森林里面，老虎是很危险的。然而，与你的总统府比较，它依然是较可靠的。所以，回去你自己的房间，好好地去休息，这里是寺庙。”他明白我的含意。

ANDREW 的母亲对于她的孩子确实感到困恼，尤其她对于这位大儿子，期望更高。但最终，为了他母亲的缘故，他得心不甘情不愿的转回返去。此事证明，要出家修行，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一个人必须要累积足够的福德因缘，因缘成熟时，才能心想事成。

福龙舍利比丘与尊敬的 115 岁高龄老和尚，为 2004 年泰国海啸罹难者祈祷。

第九章
天界之旅

2002 年，我决定回去印度一趟。我渴望加强印度僧团的凝聚力以报答佛陀世尊利用苦心建立起来的圣洁

僧团，使此两千五百年的佛陀正法能持续轮转。我于 2003 年和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沙弥一同前往印度，后来他因病倒而被遣送回国，留下我和几个当地的僧侣继续我们的任务。

当时，印度的气候十分炎热，气温高达摄氏五十一度。我们一整天都是汗流浃背。我们计划筹建一座修持中心，以供即将来临的結夏安居修持使用。中心包括六十個茅棚，大殿及斋堂。我们选择的地点是位于一座高山上，靠近一个湖泊，大约距离 NAIPUR 两百公里，是一个景色优美的地方。不足的是常被成群结队的蚊子攻击。

當我病倒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可说是已经进行到了一半。我因发高烧而被送去最近的村庄医疗所。那位医生已经尽力为我治疗但终归无功。于是我被送往 NAIPUR。为我治疗的那位医生劝我前往一所医院留医。最终我决定前往泰国，因为在泰国出家僧人将会得到免费的医药治疗。

我病得很严重，不能专注，就连食物也难于吞咽。我身上拥有一张可以前往 CALCUTTA 的火车票，我独自一个人很辛苦地乘搭十八个小时的火车。发高烧的我，显得无精打采。身体很虚弱，就连要提起帐篷及钵都极为困难。然而，当我抵达 CALCUTTA 时，有一位朋友已经在火车站等候着我了。他把我载到靠近他家的一间寺院过夜。

隔天，我离开了寺院又到另一位朋友的家住宿一晚。很侥幸的，当时也有另一位宾客来他的家拜访。他

是一位年轻人，父亲是一位医生。这位年轻人给我推拿，帮助我减轻我的痛苦。

当我正准备要前往机场时，女主人好意地为我包裹一些食物使我在机上可以食用。然而我不忍心地拒绝她，其实我是完全无法吞咽食物。我乘坐他们的汽车前往。大约行驶五公里时，汽车却出现故障而抛锚在半路上。当汽车终于能恢复操作时，我们却被夹在交通阻塞里。我心想也许这一次我会死于印度。对我来说，那也无所谓，因为我是为僧团而死于佛陀的家园。然而，我很幸运能及时赶到机场，赶搭上那架即将于七分钟后起飞的航班。

我坐好位子後，即刻进入深沉的睡眠。当飞机抵达泰国曼谷时，我得加倍小心免得引起海关及移民厅官员的特别注意。因为当时非典型病症(SARS)正闹得人心惶惶。我起身把袈裟整理好，然後很自信地走过海关移民厅来到旅客等待处。我的朋友 KITTICHAI 先生及他的女兒当时已经在那里等候。我几乎崩溃跌入他的手臂里。我告诉他我非常的不舒服，需要看医生。KITTICHAI 先生想要协助扶我进入车里，但是我还是尽量的自己走进去。他们帮助我处理身上的物件。进入车内后，我即问候他母亲的狀況，在还未来得急听取他的回应时，我已经陷入昏迷状态了。

我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我感觉被抬到床上，模糊间知晓自己是处在医院内。过了一段时候，我睁开双眼，看见两位护士在我身旁徘徊。莫名其妙的一陣不能说明而令人恶心的味道在空气中飘荡。不知怎么地，我对于周边所有人的气味都无法忍受。我尝试用手

打发他们走开，但是我的手似乎不听从使唤。我得默默承受着痛苦直到我再次陷入昏迷中。

当我恢复知觉的时候，看到有两位护士正在我房内检查着那些插在我身上的管子。这一次，我微弱轻声地问道：“现在几点钟了?”

“两点”答道。我朝窗外望出去，吃惊地看到日光直射进来。心想哪里可能，我刚于几个小时前才抵达曼谷，还以为现在是凌晨两点。

“你说两点?我来到这里有多少个小时了？”

护士们的英语不是很流利，所以当她说：“不，不是小时，而是五天半了！”我以为她们是在滥用语文。

“你说些什么？你是否能讲英语？”

“是的，一点点，先生！是两点！”

“早上还是下午？”

“下午！”

当时是下午了，这解释为何外面有日光。但是我希望她们赶快离开我，因为她们身上有一股奇怪难于接受的味道。我感到很抱歉。即使她们对我起反感我也不能做些什么，因为我无法忍受她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我也不明白为何这样？

當医生前来探问我时，他告诉我已经昏迷五天半，而刚与疟疾病症斗争一场而苏醒过来。我真的难以置信这个事实而需要一段时间方能接受。

过后几个小时，我都是处在睡眠中。我正尝试回忆着过去五天半所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我的记忆渐渐地浮现出来。当那些影像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时，我十分地激动。

我记起当时 KITTICHAI 先生利用其私家车急速地送我去医院，抵达时紧急地被推进急救室里。在路程当中，我在心中一直念诵着「南無阿彌陀佛」圣号。当时，我看见阿彌陀佛从遥远距离朝着我的方向走来。我正在发高烧，身体很熱。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我无法一心专注，阿彌陀佛也渐渐地就在我的视线中消逝了。我开始念诵「南無 MINH DANG QUANG」，突然间，我发现到自己由本身的肉身飘浮出来。我目睹自己躺在床上，医生及护士们正围绕着我的身旁--还有几位长有白胡子的年长中国男士也在其中。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都是天人，然而我却没有留下来观望他们。我以不可思议的超急速游历他方空间。顷刻，感觉自己已经处在两排正站立着非常超美丽的女众。我知晓我已处在天界里了，但是我完全不感兴趣居留在那里。我一直在心中提醒自己：“我是比丘，不要天界，我要回去净土。”

接着下来，一座宏伟壮观的宫殿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到处都是军官勇士，全副军事盛装，在监视看守着，个个显得威武灿烂。他们都披上发亮的盔甲，手中拿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刀剑，长矛及盾。我看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宝座殿，我感觉似乎曾经遇见的。之后我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很本能地我答道：“我是

BHIKKHU BUDDHA DHATU。不，我不要这个地方，我不想留在此地。这不是我的愿望，我要去极乐净土！”我就这样地苏醒过来了。

经历过那不可思议的轻浮及飞行体验后，我奇妙及似感窒息地從自己的实体中苏醒过来。

这个世界已经进入高科技时代也能使我们征服外太空--是否还记得当年我们紧守在萤幕上观赏 NEIL ARMSTRONG 第一次亲足踏上月球那使人惊叹且不曾预料到的那一幕吗？实现进入太空后使一些人怀疑天堂的存在。然而，我所说的是真实的--我看见的确实是我所看到的；我所感觉的确是我经历的。能自由自在的飞行遨游，这是一个绝妙的感觉。最近，当我在一本百科全书里看到一幅外太空星球的相片时。我的回忆思绪滚滚而来。我即刻可以记得，我不曾通行过任何隧道犹如其他人曾叙述过的那种临死经历。我进入一个外太空「空间」。我的外太空飞行是非常，非常地神速。完全没有时间可以和那些美丽的女众顷刻相处。接著下来我很快地就处在那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了。我不需要利用燃料推动火箭来飞行！而且这一趟旅程亦是完全免费的。所以，天界无疑确实是存在的。佛陀告诉我们天界是分成很多层次。我只是经历其中之一罢了，感觉确实是奥妙不可思义，世间的一切无可和其比喻，但是我仍然拒绝它。这只是其中的一层天界，而不是极乐净土。（参考附录）。

福隆舍利比丘在一个修持活动时带领着小沙弥们托钵乞食。

第十章
反思

很多人都问我，为何这本书取名为《从死亡中回來》？他们问我是否我在叙述有关联系我被流弹击中灼伤至复原时的那一段痛苦经历或是我那五天半不省人事濒临死亡的体验。

做为一名小孩而必须遭受如此的痛苦折磨，死亡或许是他最佳的解脱途径。但是我还能侥幸的活下來向世上的领导人劝说有关战爭的惨况，希望能唤醒他们棄武而朝向和平。沒有一名小孩--不，即使是成人－应身体大部分溃烂恶化地躺在床上受苦，而且终日在一呼一吸中想了断自己的生命。战爭非圣洁，它丑陋得犹如我身上的装饰品--疤痕，永远拿也拿不掉。在那前题之下，是的，这本书的主题可以联系到我遗失的童年。

我的另一個濒临死亡之体验是在我人生过程中的第二个階段。生命和死亡是有相续关连的。人一生下來，就是要接受死亡；一个生命的结束，就是另一个新生的开始。要活得好，一个人就要好好地面对死亡；或者一个人的死，也必须要死得有意义。我那五天半的「死亡」是一鼓推动力使我接下來的人生会活得更有意义，即是把 MINH DANG QUANG 祖師的讯息传达遍世界。我的「死亡」把我从自满中震动摇醒起來。我現在得把內心话说出來，以免对佛法和圣洁的僧团为时已晚。

MINH DANG QUANG 祖师的使命对于这个世间非常重要。現今这个时代有很多不合法的出家众比丘及比丘尼披上僧团袈裟，来拙劣模仿佛陀世尊的教导。他们把头发剃光，然後自创一门佛教宗派，用那似法非法的道理来误导无知的人。还利用那些不会分别对与错的信徒们，诈取他们所供养的钱财来过着奢侈享受的生活。当

佛陀在世时，他完全遗弃他的王国而过着贫简及四处云游说法的生活，可是如今世尊的学生却戴上神圣的面具披上袈裟来误导易受骗的信徒。这一些出家比丘及比丘尼手上戴着 ROLEX 表，驾驶着豪华车辆，银行戶口存放着数十万钱财，所到之处都是华丽炫耀及盛装排场，而且还参与政治活动。在此我要慎重澄清，这些所谓佛教导师其实每天都在推出不正確的教理来误导信众，使他们迷惑而不能得受法益。

在我意识中，很清楚的是 MINH DANG QUANG 祖师把我送到天界里去，以便我可以鉴证那边的情景。很多僧侶团员告诉信徒慷慨解囊捐款寺庙或邀请出家人主持喧闹嘈杂的丧礼，将可以使他们超升到天界里去。为何要往那里去，有另一个地方比这个更无限好？是否这些出家众正在散播着不正確的观念给信徒？我亲眼目睹到天界--我鉴证那里是令人惊叹的，那里的情景是壮丽堂皇及平靜。我在此亦要向大家传达一则讯息，天界并不是我们最好的去处，天界还是无常。要到天界得修很多的善业。但是无论寿命有多长，福报还是有一天会漏失掉的，之后又再生死轮回了。到天界享福终归会福报享完而後将堕落到恶道里去。那修善修福而能投生到贵族家庭又如何？这是否您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地？我并不要这些。当我们在做善事时，不要一直想到回報，因为如此是以不真诚及不清净的心而做，所得到的福报也是很微小的。其次，假如你出生在富裕家庭里，你将会因自我享受而忘记了修持智慧的重要。当你死亡时，你将会投生到恶道里去！就看看世间的这些有钱有名望身份的人--有几位会活得很好，活得清靜及快乐的？因此，学佛的最终目标是要回归到极乐净土去，或成就涅盤。

我相信 MINH DANG QUANG 祖师正试图考验我行使世界和平之工作的决心。如我真的会被美丽的天女倾心爱羡或被天界壮丽堂皇的宫殿迷惑，那我将被导师考倒了。現在我完全从疟疾病症中痊愈，而我这一趟天界之旅确实使我更下定决心要在这世间继续行使「和平之心」的使命。

自我从天界归來，我将会利用我最大的声音来传播真理。那声音将会盖过那些由赶经忏僧侶使用木魚及钹所发出的声音。这些就是我的任务，我会在这个世间做到最後一刻为止。我将会制作 VCD，出版书籍及佛法开示给任何跟我有缘的信徒明了佛理。我的任务是协助他们了解佛陀的正法及指导他们思考而不是随意盲从瞎信地被不如法的出家人误导。我的讯息即是 MINH DANG QUANG 祖师的讯息。

让这个世间人摆脱贪欲，生气报复及愚痴心；让这个世间充滿和平及慈悲；让我们都活在充满爱，感恩及富有智慧的生活环境中；让每一个人都能明白认知真理，正法。

真理是无上的。任何一切我们所拥有的，包括大地，都是无常不实，唯有真理是共同永恆不变的。历史告诉我们很多伟大的人物无畏地向民众传达真理而被杀害。佛陀得做很大的牺牲，还有很多和平使者如耶穌也得用生命来换取这个成果。真理不会伤人，唯愚昧无知者除外；太阳或许有一天会从西生東落，然而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我不是在寻求改变一个人来皈依佛教或其它宗教，那是無效且沒有意义的。我们投生时是沒有传统宗教或族群的分别，所以不应该盲从，被他人利用宗教名

称来误导憎恨我们自己的同类。我们是带着人类本善及慈悲心來到人间，这些已经足夠带领我们走向和平的大道。然而大多数的人还未觉知这个伟大的真理。清净心是來自于我们自己的內心，而他们依然正在外面寻找摸索着。

人类互相竞争，最终会得到什么後果？那还不是悲剧一场。正法是由我们內心发掘出來的。你并不需要参与精神集团或执著于某一间寺庙。所有宗教只把手指指向于月亮那一方，他们可以激励你去寻找正法，但是他们本身非拥有正法。此刻就停止向外寻找，即刻向你自己的內心去发觉探寻。

你或许对于这一些观念会不服，但是希望你会去思考那些所呈現予你的讯息。你自己的清净心，世界的和平，都是依赖于每一位是否乐意倾听，思考及把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闻，思，修）。你的任务是要深入地去体悟人生，仅此而已。我正在尽量地执行着我的本分，那你呢？

在一万个佛教徒中，只有一位想要学佛。在一万个想要学佛的佛教徒中，只有一位要尝试去清楚明白其中之道理。在一万个明白其中之道理者，只有一人想落实修行。在一万个实于修的佛教徒中，只有一人将能悟道。你是不是其

第十一章
佛法問答

问: 您每次都提起 MINH DANG QUANG 祖师，是否可以让我们知道他是谁吗？

答: MINH DANG QUANG 祖师的真名是 NGUYEN THANH DAT，他是在 1923 年 9 月 26 日出生于 TAM BINH，越南南部一个虔诚佛教徒的家庭里。母亲怀胎十二个月后才把他生下。九个月後母亲就离开人世间了。他是由一名女士叫 HA THI SONG 给带大。

七岁那年，他的爸爸把他送到小学接受基本教育直到十一岁为止。他是一位聪明伶俐，又拥有整洁端正及柔和的外表，所以人见人爱。即使是年纪还小，他常渴望出家修行，纵使家人不鼓励且百般阻拦。当他达十五岁时，决定跟随一位和尚向他学习佛法。然而，经过四年后，他觉得老师的知识无法令他感到满足。最後再次回到家里去。

有一天，他拯救了一位命不该决的年青女孩。过后女孩决定许嫁于他，而且还要服待他一身一世。他们搬到 SAIGON，NGUYEN THANH DAT 在一间商业公司服务。他从未间断地研究及学习佛法。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再次使他向往出家寻求真理。

过了几个月，他的太太为他产下一名女婴后就离开了人世间。再过三年，女婴也接著离开人世间，只剩下他一个人，于是就决定再受戒修行。本来他是要到 PHU QUAC 这个地方，但因为迟到而误了最后一趟的船只。他向海岸边走去，

选择了一塊大石头坐着冥想。七天很快的过去了。有一个黄昏，他观看波浪滔滔的大海，船兒正随着海浪忽而上，忽而下的摇晃着，就在当下，他顿悟了真理。

他回家见父亲一面，然后离开向著一座山脉叫 THAT SON（越南七山）前去。从此过着托钵的生活，晚上却进入森林內禅修。一天，一位和尚邀请他到 MY THO 地方的一座叫 LINH BUU TU 的寺庙做主持。住在这寺庙时，他发愿坚守出家人受持的戒律。两年後，他发愿受持两百五十條戒律，法名为 MINH DANG QUANG。这名字是阿弥陀佛出现在他视线中授予给他。

MINH DANG QUANG 祖师开始由南越的一个村庄行走到另一個村庄，從一个市镇云游到另一个市镇，用佛法向大众结缘开示。他依照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过的那种生活，到处托钵乞食说法。

1946 年，他成立了宗教戒律称为 TANG GIA KHAT SI（比丘僧团），是依据佛陀的指示以托钵乞食法为本。于 1954 年 2 月 1 日，在佛法开示後的回程中，MINH DANG QUANG 祖师不知所踪就此消失了。

我们还是很幸运的，MINH DANG QUANG 祖师遗留下了六十九卷佛书，详细记载并加以解释佛陀的教导，及记录托钵乞食准则，让僧团的修持者做为学习的指南。祖师的学生都曾步行到越

南各市镇及其它国家，以传达他的讯息，即是宇宙和平及慈悲。

問：　有一些人告诉我，女众是不允许触碰出家人，必须有几尺的距离。这是否是佛陀所制定的戒律？

答：　当佛陀再次回家拜见家人时，他的前妻俯伏下及亲吻佛陀双脚。有些阿罗汉圣者看到此景就向佛陀投诉，为何女人是被认为污秽而你却允许她接触，这是印度的观念。佛陀回答道：“当我们的心是清净纯洁时，没有任何人是可以污染它。这位女士只因我的出家云游修行而曾经痛苦过。她好多年在房中过着孤单及不快乐的日子，就如我在森林修持一样。而且她也得代我照顾我的兒子罗候罗（RAHULA）。所以为了使她快乐，我允许她触摸我的脚。她也明了我出家修行并不是不爱她，而是因我的大爱，须要传达宇宙正法去利益世间的众生，并帮助他们悟道。”

女士不允许接触僧侶的观念是为了教导那些不夠定力及觉知的僧侶。因女士的触碰也许会使他们迷惑分心。除此之外，有些女士也会被僧侶的气质吸引而使她们升起诱惑欲望。假如你的心是清净无染，你将会把一切女人看著是自己的母亲或姐姐。如是，那有限度及規矩的接触又何妨有害。

問：　在家人曾经受过過三皈五戒，对于吃素这个课题有些疑问：

（一）如果那些不见杀，不闻被殺，及不是为我本身而杀的鱼及肉类，我们是否允许食用？
（二）不曾受精的蛋是否可以归为素食之类？

答： 我们不该用身体的觉能来讨论有关见杀，闻杀及为我而杀的食肉课题。我们应该记得南无观世音菩薩圆觉法中的观，闻及察觉的智慧。就因为某人想要食用动物的肉而去杀生，即使动物被杀时不在我们的视觉及听觉范围內，那还是属于被杀。我们是间接的屠夫。一位修持菩薩道的人肯定是不会食用鱼或肉，因为动物亦有佛性，皆是未來佛。

假如我们已经发愿茹素，意思是我们已经决定要修持清净心，要增长慈悲心。至今，有很多人都说他们是素食者，然而在他们的意识中依然贪欲着肉食，因他们还须要利用面粉做成各种动物肉型食物来滿足自己的口欲，这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在这个世间，有很多寺院的雪柜里都储滿了这一类有形的素食，我感到很悲伤。这些僧团团员只是用贪欲心來喂食他们的自心而已。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单看那蛋的表面就可以断定它们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在一千个无受精体的蛋类之中，或许其中一个是受精蛋。你怎样才能肯定，除非每一个蛋都能打开來看又或者把每一个都在灯光下照射检验。当你从超级市场买回來的时候，你是否打算这样做？所以要避免错误的发生，最适当的处理法是把蛋类排在素食之外。

当佛陀被问及有关斋食的意思时，世尊答道斋食是指那些受持戒律而过午不食的修持者。

这里佛陀指的是那些受持八关斋戒者，受持十戒的沙弥及受持两百五十戒律的比丘。假如这些人过了午时还在用餐，那就是不依法而破了这一條过午不食戒。很不幸的，有一些出家众不只过了午时还在用餐，他们亦还在食用鱼肉类，这不是在歪曲佛陀的教导来迎合自己的口福贪欲吗？

说了那么多，我们应该提一提六祖慧能曾经和打猎者相处好多年的个案。他们是依靠蔬菜肉类烹煮食物生存的。他能如此食法而还能保持心清净是因为他是修习心的斋戒。假如你是修习口的斋戒，但是你还在诽谤，流言蜚语及伤害他人，那还有何做为？我们最重要的是必须弃除自己的贪心，傲慢心，妄念，要时时保持心识的清净。

問：　为何布施供养是这么的重要？是否做慈善事业会來得更好？

答：　当你在布施的时候，就是在学习弃除你的欲望，憎恨及无明。我们每一位都充滿了无明只因执著不悟。佛陀说，最高无上的布施是修持TATHAGATA 法，意思是弃除我们的贪欲而把它安放于佛足下。但是如今，很多不如法的出家众却只教导在家人怎样修习布施累积福德以祈望来生会生活得更美好或升到天界去享天福。这样的教导会使信徒在他们的心识田中播下贪婪的种子。

如果有人常做善事及布施供养，无疑地他的來生将会过得更加美好，他们亦可能升到天界

里去。一切所做，当因缘成熟时，他们将会获得其成果。这只是时间上的差别而已。假如我们只为了想要这些来生的福报，我们将会把所累积修持下來的种子毁坏掉。我们不应只祈望达到天界或出生在富贵的家庭里，而是成就更高的境界--我们最终的去处一定是往生极乐淨土或成就涅槃。

当你布施供养僧团时，必须要知道他们是否合法，出家人是否真实教导佛陀正法。同样地，当捐款予慈善团体时，你得知晓该慈善团体的宗旨及他们怎样利用捐款来利益及救济社会不幸的人士。我们不应该把钱捐去利用在不正确的用途，如支持那些不如法的出家众。他们披上袈裟，赚取可观的收入而使自己过著宽裕的生活。如是无形中，我们就是犯了间接支持他们来破坏佛法及圣潔的僧团，我们将不能获得功德或福德，而且我们将会和这些不如法的出家众同受恶业果报。

问：　师父，您曾经说过出家众是不被允许手持或储存金钱的。但是有人说，如果把钱装入信封里，那就无所谓了，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又有

一些人说，由于目前社会的演变，出家众到底还是得生活，所以对于那些没有护法跟随者而又得到处云游的出家众，他们必须接受钱财的供养。那麼出家人接受供养红包，再直接把红包投入寺院的乐捐箱（福田箱）内，是否被允许？

答：不，就是把钱装入信封内，出家众也是不该接受，那更不用说是旅行支票或信用卡。此外，出家众是不能拥戴任何金钱在身，他们各自所修得到的福德，将会给于他们保护。就如一个国王，他肯定会有护卫及保镖保护着他。同样的道理，一位有修持如法的出家人，他们所修得到的福德也将会保护着他们。

佛陀说，我们所受持的每一条戒律，都会有五位护法神保护着我们。但是很多僧众都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看到佛陀所说的真理，以至他们信任「财神」，还声称佛陀只是对着二千六百年前，当时那个社会所说的，而不是针对当今这个社会。其实这只是一些所谓「商业」和尚用来赚取金钱的藉口而已。虽然佛陀对僧团所定下的戒律是在二千六百年前，这并不表示说适合当时的社会而已。佛陀的戒律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对僧伽及信徒的身，口，意任何时候皆有效用。如果一位出家人对佛陀的教诲不再尊重，与其冒用僧伽的名义求取生存而造做罪业，不如还俗！

出家众也不允许亲自接受投入寺院「福田箱」内的红包。理由一，这意谓他们是在进行着生意活动。例如为在家人做法会接受红包作为

酬劳，那是不正确的。为在家人祈福是出家人的义务。如果出家人是如法的执行任务，那在家人就会以恭敬心来护持他们。就以办丧事来说，如果出家人以真诚心来处理，不求取任何回报，那往生者及家属将会累积到功德，否则这庄丧礼将会被归类为一庄商业买卖，如此亦会增加出家众的贪欲，对往生者及其家属都是毫无功德可言。

再说，寺院的事务都有委员或信托人来处理，出家人又何必管理钱财的事务呢？我们应该让出家人受些困苦，以便他们可以修习忍辱。如出家众能学习过着森林般的生活，这会比在寺院背着财务的重担来得更好。很多僧伽团员并不了解这些事实，而把戒律搞乱，使到在家人对他们失去信心。有朝一日，这些出家众和信托人将会在财务上有所冲突，最终僧伽的形相也将会被破坏。

問： **BHIKKHU BUDDHA DHATU，您曾说过九千公里和平之行会为世界带來和平。然而，于 2001 年 9 月 11 日，位于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卻被擊毁倒塌，致使引发世间无数的沖突爭斗。你的使命对此事件是否有帮助？**

答： 会的。人们会更真诚的去修习他们的宗教，会更小心详细的去思考分析精神领导者所教导的宗教理论及道德行为，而且也会学习辨别什么是对的见解，什么是错的。在现今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互相和谐相处是一件很重要的任务，我们要试

图引发人们对于这件事情有所醒觉，不然，我们的下一代将绝无前途可言了。

有关世贸灾难的发生，得归咎美国自己本身业报成熟而得面对果报。她发生的根源是原实來自五十年前的第二世界大战。假如回忆过去的历史，我们知道有两颗原子弹被投下日本国土，炸死了成千上万的平民。当时还未采取行动之前，美国政府肯定会说「AYE」支持。这些直接或间接支持谋害成千上万死于日本 NAGASAKI 及 HIROSHIMA 的人士现在转世而成为美国世界贸易灾难的牺牲者，这就是因缘果报的意思了。

問： **BHIKKHU，但是这似乎不是很公平的。日本到底曾经是军国主义侵略许多东南亚及太平洋国家，他们在其征服的国家内造了许多残酷罪行。**

答： 是的，我同意。然而，你得记得很多日本人是不想要从军出战的。那些在日本 NAGASAKI 及 HIROSHIMA 两个地方的死亡者都是无辜的平民孩子。以原子弹杀人确实不人道，它只会使到牺牲者的心灵得不到安息而引发起他们的憎恨心来寻仇报复。

当时，美国政府曾经发表说要策划企图使这个世界回复和平。其实他们的意图是好的，然而所使用的策略确是劣等。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残酷的手段来对付他人。我们也不该为利益他人而使自己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平衡及

有合理性。我不赞成布什总统对中东国家所采取的行动。他没有依正当的政治途径解决问题而向回教国家开战。他以为这个方法对于国人是最佳的决定，但是，这是错误的。假如他想要改变回教徒的想法，他需要使用爱心及善意来对待他们，而不是利用武力，因为仇恨会更招致仇恨。总统的急躁行事决定，将使美国侨民得遭受共业的果报。业力果报是不偏不奇的，而且能容易理解；你伤害他人，你将会被伤害受报；你以善心对人，你将会得到善意的回报。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了。

問：　这是否是您对世界和平的解决方案吗？

答：　如果你要他人善良，你本身必须要做个好模范。假如我们不允许他国拥有核子武器，我们本身就不该制造它。美国政府目前行为举止犹如一位大哥大，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器—这些皆是荒唐。他们有多长久的时间来玩这个游戏？是否要一直玩到最後一口气为止吗？

在 1975 年，南越沦陷後，新共产主义政府试图把越南所有的佛教寺庙毁掉，也逼出家众还俗。出家人在越战时期，曾被共产党利用来爭取人民的支持。他们知道一些出家众可以用名利来交換利益使他们掉入圈套里。这些出家众并不了解唯有佛陀才能承认他们的道行名分，而不是由世俗的政府官员来授权他们地位名分的。一些共产党员曾前來会见第二祖師，GIAC CHANH，说道：“告诉所有的出家众卸下袈裟还俗去劳

作。你们現在全都被释放自由了。”祖师答道：“不！我们并没有得到自由解放，直到我们一天真正完全弃除掉我们自己的愚痴无明为止。你们可以征服一个国家后又再征服另外一个，然而谁能征服你的心识呢？唯有你自己清除內心的无明污垢，你才能找到自己心灵上的清净。一旦你征服了一个地方，你就会有欲望想征服另一个，贪依然存在于你的意识里，你将不能得到清净。”

我呼吁世人利用智慧及慈悲心来对治生气及憎恨。沙旦胡欣因骄慢而使到他垮台。布什更傲慢，当一天死亡来临时，一大堆的因果报应正等待着他来承受，他能往哪里逃呢？

我们必须要用爱心及慈悲来拯救这个世界，我们一定要教导孩子们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地来爱和保护这个大地。不然，在不久的将来，下一代将沒有机会继续生存在这个世间了。

問：　那军士的果报又如何？一般他们皆不愿意出戰，然而都是被逼遵守统帅的指令行事的。

答：　当军人为国出战，他们还是得承受在战场杀害敌人的果报。然而比其主犯，他们在地狱里所受的果报会是短暂一点--因为他们只是依命令行事而已。如果他们依然还有累积足夠的福德，或许不至于会直接堕落到地狱里去。举个例子，一位百万富翁，他把身上的一分一毫花掉直到宣布破产为止。他是否会遭遇到很大的痛苦烦恼呢？如果

他可以尝试再赚取多一点点的钱财，那他将可以延迟宣布破产。同样的，假如我们依然有遗留足夠的福报，因我们造恶业而受到果报时，这一些福报多少能帮助減轻我们的痛苦。

問：　那些在监狱里被判刑的囚犯们又如何解释？是否他们所受的刑期就可以減轻他们的恶业呢？

答：　是，肯定的。世俗的正义时常有偏袒及被贿赂而使法官的判词含有污点。如果有一位犯人利用贿赂而被判无罪，或者得到轻判，但他依然得在死亡时，遭受那不偏的果报。当他们來到地狱面对阎罗王的时候，因为在世时滥用正义公法，所以将得遭受到更严厉的罪行。执行法官也将和他一起在地狱受刑。有时候，我们看到杀人犯因行贿赂最后得到无罪释放，我们会很不满及生气，而我们会想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很肯定的，因缘果报的法则是永远公平不偏的。无疑地，这个人会直接朝着艰难痛苦的方向前进。

問：　很多人会说因为沒有办法，所以我们得稍微一点兒不老实。这个世间是很残酷的，要生存並不是容易。他们得尽力工作爭取以便孩子们可

以过个舒适安裕的生活。因为生活所迫他们得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最後得遭受到恶果报及不好的來生。然而，这些人是不会顾虑到來生，或业力果报。假如來生得成为一位残缺者或是动物，就随它吧。他们只注重于眼前，如何赚取更多的钱来支付他们的生活开销而已。BHIKKHU，你的看法又如何呢？

答：佛陀说「欲知前世因，今身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身做者是。」假如我们現在拥有健康的身体，有智慧及不愁钱财，这是因为过去世我们有行善修福。相反的，如果这一世我们贫穷，残缺，或精神及身体都有病，那是因为过去世曾经造过恶业。我们肯定要为我们身口意所造的恶业负责，就好比我们向银行贷款—我们得连本带利地付还它。

不要以为那些残缺者对于他们目前受苦情况的果报一无所知。我在许多国家曾经接触过很多残缺人士，每一次我向他们了解为何他们会出生为一位有缺陷的人士，大部分都说他们現在所承受着的痛苦，是过去世曾经所犯错的恶业果报现前。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父母亲所赐予的，但是我们的心识觉知从一世转到另一世都沒有变化，它能敏锐觉察一切。对于它的过去所造的恶，它都会感觉到羞恥忏愧的。那动物又如何呢？我曾经劝导过出家众不要被钱财贿赂。有一些僧侶去世后，当我再次回到他们的寺庙时，就见到一些瘦骨如柴而无人领养的流浪狗在寺庙外游荡着。这些狗肯定是那些出家众的投生。因为他们对于寺庙的财产是如此的执著，所以使他们

再来投生成为又脏又臭的狗儿闲荡地在这些周围场所跑动。其实我亦曾经训责过这些狗兒不聆听我的劝告而有此下场--不可思义的是这些狗兒能恒定，默默地坐在我脚旁，点点头犹如它们欣然同意我的说话！

有人说今世我要尽心享乐才不去理它下一世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话是很愚蠢的。他们有一天应该去监狱里拜访那些囚犯。囚犯被关在牢里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这个就是代价。犯法的人这一世即使沒有被发現或者被捕捉，然而当死亡来临时，他们就得受其痛苦。沒有一个人犯了法而能逃过的。此外，我们所做的一切言行举止都将会牵连到我们的家庭。我们做恶，恶报亦将会连累到我们所爱的人。所以每一个人在做恶之前，即使是微小的恶，都要三思啊！

问：　现在市场经济很坏，BHIKKHU，很多人都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有些人被逼自杀只因羞耻于被宣判破产，你是否可以向这些人开示？

答：　人们每次提起破产，就会联想起和金钱有关系。为何不往那比破产更严重的方面去思考？即是生命的结束，身体的毁灭？当你死亡时，就是失去一切，也就是破产。但是当银行采取行动向你追回钱财时，你还会保有你的身体，对吗？当你出生时，你身上没有一针一线的衣布。当时，你完全没有执著，没有忧虑而常被人疼爱。现在你是破产者了，为何你不回返过往那没有执著只有爱的那种生活呢？

无论如何，这些人必须接受国家的法律制裁。借了钱就得还，你不能尝试潜逃躲避，这是你应该行使的责任。那些为了宣告破产而自杀的人将会再投生来继续付还他们的债务。自杀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极恶的行为。它已经违反了佛陀所制定的第一条戒律。其它宗教亦如是，那即是不可杀，即使是你自己本身。自杀者将会为他自己的家庭成员带来很大的伤害，使家人悲痛，蒙羞及遭受不好的业报。

问：　那好，假如那个人在某种情况下无法还清债务，不是无意的而是没法子。突然间他离开人世间，举个例子，心脏病爆发，是否他还得回来还清他的债务？

答：　当一个人向银行贷款时，他得签有关付还本金及利息的合约。如果他破产，而且尝试尽了最大能力受约而无能力偿还，银行将会依合约采取行动对付贷款者。他将会失去一切如房子、汽车、一切资产、名誉及社会地位等等。他不能投诉说银行不公平，银行只是想取回他们的亏损而已。以此方法，贷款者已经依国家法律被惩罚。银行采取的这些行动将促使这些可怜的贷款者受到很大的精神折磨。当他死亡时，其恶性业报也将逐渐减少。

来比较一下另一种类的破产，即是特意使自己破产致使他人同情自己而希望他的坏账会被一笔勾销，他们也不会感到惭愧羞耻，这一种人

当临命终时将会很感震惊。我们要常警惕自己业力果报的形态是，害人害己，自作自受，所以要小心提防。

问：　对出家人来说，这些事情说起来似乎很容易。我们在家人得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焦虑及污染。

答：　佛陀说在家人是不容易修道的，但是出家人也是一样。要来生投胎做一位国王，要比做一位出家人来得较容易。假如我们受持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我们将可以十六世投生成为国王！但是要成为一位比丘（BHIKKHU），一个人必须要累积足够的福慧。即使是出家成为一位比丘了，你还需要更多的福慧来促使你不会遇到不如法的老师，即只知道利用袈裟来赚取钱财使自己享用而已。那种老师将引领你走错道路。所以出家人最好不要有寺庙--有寺庙的执著将引领你在金钱上的执取，出家人的任务是弘扬佛法而已。让信徒（在家人）看守护持寺庙。这样出家人就没有多余的重担，他们才可以好好执行任务。

问：　是否有神（上帝）的存在？

答：　佛教并不像基督教徒笃信造物者的存在。然而我们却承认天人的存在。他们从不同阶层的天界来到佛陀的面前听闻佛陀开示。其实 BRAHMA 神是位天人，曾请求佛陀为众生，人非人等说法，使他们得益。无论如何，你正在寻找哪一类的神？

是否那些可以为你带来好运，以及能施行奖赏或处罚你的敌人的那一种吗？你所谓的好运其实是因缘果报。你应该把你的父母亲当作是你的神。不要忘记了你家里的神而四处去寻找错误的。父母亲赐予你生命，他们只需要你在晚年照顾他们而已。孝顺是佛教尊贵德行之一。

问：　当佛教徒家里有亲人离开世间时，要进行什么样的丧礼仪式呢？

答：　好比一辆陈旧的老车，最終会毁坏而被抛进废物或旧杂物院子里。我们人亦一样会老，病，死，之后会被埋葬或火化--如西藏人把尸体拿来喂食鸟儿及动物。每个人一天必定会死，所以得以平常心及镇定的心来面对它。我们不可以永远活在人世间，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有尊严地离去。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丧礼仪式，但是比丧礼仪式更重要的是亡者能把他心宁上的功德（心的觉知）一起带走。

假如你的确要显示关爱及尊敬你的父母亲，那就要趁着他们还在世的时候，和他们肩并肩地一起走在精神修持的大道上。当他们死亡的时候，并不需要用金钱来邀请那些出家众来进行那即昂贵奢侈且喧哗的丧礼仪式。有一些人因为要炫耀他们的财富及对亡者的爱而用金钱邀请专业的哀悼者在播音筒前哀号悲唱以便左邻右舍能来参与打斋守灵！佛教的葬礼仪式是简单肃穆的，且目的是在反映宇宙生死的真理。无论你是谁，在哪里，无论从小你是在哪一个传统文化背

景长大，请重新思考那些传统，有一些对他人的确是有害的。如在印度实行的「SUTTEE」传统葬礼或在中国现在已不存在的扎脚习俗。不要盲目地遵循传统习俗，要常常用智慧去思考。

很多华人还在葬礼中或清明节里烧金银纸及其它之类的纸张，那相等于表示他们的父母亲是在地狱里！他们哪里可以这么无知呢？如果他们的父母亲是在地狱，为何要供食物给他们呢？当目犍连尊者带著食物到地狱喂食他的母亲时，这些食物都化成火炭了！

问：　怎样找回我们自己内心自在的清淨心？

答：　你来到世间就犹如来到学校上课--学习某种学问。当你的学习课程结束你也就毕业了。假如你感觉还未完全掌握那门学问，你得再次回到学校去。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但是，很不幸的，只因愚昧无明及错误观念而使到我们的学校生活过得很痛苦。我们应该过着无执著的生活或至少使之减少。举个例子如录影带，当它放在录影机里放映时，影片的故事会出现在电视机的荧光幕上。然而，录影带对于片中男女演员的七情六欲一点都无动于衷，情绪上完全不被它影响，它对于影片完全不执著。它只是在对着我们表演，而本身完全没有一点儿执著，所以它不会痛苦。要好比录影带，把我们的一生看着好像一场梦，那幻觉及痛苦将会消失，只有清淨及智慧遗留下来。让我们看看小婴孩，我们会为他们的安祥平静而感到羡慕。因为婴孩的内心在此阶段是很纯

洁，单纯清白的。没有执著那就是清淨的意思了。我们必须力求如前者，以便使我们可以成就到极乐净土去，而不会再轮回不息了。

当一个人对他人心怀不满及充满怨恨时，便不会有清淨心。人类不只对他人做了很多坏事情，对于动物及大地也是如此。这些引起有意或无意痛苦的後果，我们是否可以互相原谅？很多人都不会，这就是为何这个世间充满着无数的痛苦烦恼。有些宗教告诉信徒们，上帝是完美无暇的，而且祂能仁慈的赦免我们的罪恶，这是多么令人讽刺的。一个人格不完美的人却不能原谅另一个人格亦不完美而有罪孽的人。

一些佛教的出家众心怀错误的见解，他们试图出卖平安清净，我称他们为「商业出家人」。这些出家人告诉那些无知的人说他们可以为信徒祈祷拜拜使他们得到平安清净和财富，那当然你要付费用。假如是如此容易得到平安清净，健康和财富，那现今世间将不会再有痛苦烦恼了。

我忆起多年前，我曾参访过新加坡的一间寺庙。当时我坐在一位泰国和尚的身旁，他正在为排长龙的信徒们祈福，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所以我可以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在旁边观看。我看到每一个人跪在和尚面前，双手合十虔诚地祈祷，和尚却向着他们的头上洒「圣水」以赐他们好运。我感到很沮丧当我看到那些人把红包钱供给这位和尚。

在列队当中，有一位年青少女正在哭泣。当她来到这一位出家人面前时，他却说：“走，走开，我已经为你洒「圣水」了，下一位！”

那可怜的少女说道：“尊敬的，我要自杀，我实在很痛苦，你是否可以帮助我？”

那位出家人答得又准又清楚。他向她说道：“每一个人都有问题，走，走，走开，让位给下一位！”

至此，你会明白为何我说僧团需要修整像这样不如法的和尚竟做此不如法的「生意」吧！至今，还有人不利用自己的大脑来思考佛陀所要教导我们的真实道理。那位少女听了那和尚的答复后显得更心绪烦乱悲伤。她并没有认真地去思考到底这位出家人是否值得被尊敬。这位少女就好像一般大众一样常常盲目地追随宗教领导人。我最後得加入安抚开导她，免得将看不开而去自杀。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清淨平安带给你，只有你自己本身必须去争取。那即是弃除你的执著心及错误的观念见解，有理智地，依靠自己本身去修。在还没有行使任何一件事情时，你自己先要思考，以免犯错痛苦，而且要行善。佛陀教导我们要止一切恶，修一切善，净化你自己的心识。

问：　为何我们不可以记得我们的前世？

答： 你即使连昨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能清楚记得，为何还要提问有关于你的前世呢？人类对于他们的世俗活动如此地忙碌，所以心识不是很纯洁及清晰的。如果你要知道你的前世，或者你的来世，你必须要专注于你的修持力。放弃一切执著，清除污染的心识之后，你将会一目了然。就好比你在人挤人的室内想要寻找一样你在室内所掉失的东西，你就得先把室内的人群请离室外，那你就会容易地找到所遗失的物件。

问： 很多佛教寺庙贩卖佛像，菩萨塑像及佛书，你有何感想？

答： 当阿育王还在世时，他清理了六十万的恶比丘。我很同意他的做法。那些人披上袈裟赚取舒适的生活费，而不去弘扬佛法，其实是「光头盗贼」。假如那些出家人清闲不做事，但只会看守寺庙道场及计算捐款箱子里的每天收入，而且还鼓励在家人付钱做法事，他们其实是在贩卖佛法。佛书必须要免费赠送于大众。佛陀并没有所谓版权，为何他们可以把佛菩萨塑像当做买卖来赚取生活费？有一些出家众更糟透把佛菩萨塑像拿来拍卖，说要筹款来救济有困苦的人们。他们却不明白人们的烦恼痛苦是来自于自己的愚痴无明及贪念。我们一定要教导他们去除贪念才能得到快乐。佛陀曾经说过，他的福慧已经圆满，而他能满愿于一切众生的任何祈求。然而，假如只是这样做，众生只会执取更贪，而不会约束他们自己的欲望，他们将会一直在生死苦海中轮回不息。愚昧无知的是这些出家众还以为他们做了这

些善行，就会为他们累积功德。其实他们可以以其他方式来做慈善。他们已经背叛及不忠于佛陀的教导。这些都不是佛陀所要教导的，永远不是。我在此劝告这些「商业」出家僧人，（比丘，比丘尼）请求你们改变，依正法而修。

让我在此忠告所有的佛教徒--你并不需要收集佛像来成圣成贤，唯有你的道德价值及你的至诚心，才可以使你成圣成贤。你亦不需要到寺庙或参加「精神心宁团体」而修习佛法。你不需要经过「中间人」才能见佛。你本身可以直接见佛陀。这些「中间人」或寺庙的出家比丘，比丘尼只想把你捆绑着以便从你们身上取得更多的捐款来维持生存。在一千间的寺庙中，只有一间是真正依佛陀正法而奉行的，假如你是有所需要，就去寻找这样的一间道场。假如你真的无法找到这样的道场，记住，捐款于那九百九十九间不如法的寺庙将无法成就你。那些出家众只会把你捐出的款项放进他们的银行户口，然後使你确信如他所讲的你将可升天界。但是很不幸，他们的这种承诺是没有保证的。最终你将会使他们变得更富有，而你却可能变得更贫穷。其实，这些「商业」出家人所赚取的钱财比起其他人更丰厚。

问：　关于修菩萨行所发的愿「众生没度盡，我誓不成佛」你有何看法？

答： 如果你手上没有手电筒，你又如何能把他人引领出黑暗室？你怎样能指引人家前进？除非你事先很清楚那条路线。对于要先成为佛那没有什么不对。假如我要帮助你成就佛果，我必定先要成佛才能教导你怎样成就佛果。所以不要盲从各种各样的观念。观世音菩萨及大愿地藏王菩萨祂们已经成就佛果了。祂们只是利用佛的另外一种名号来度众生，就是这样而已。

问： **在您的第四张 VCD，有个问题问道：「当圣母玛利亚生育耶稣的时候，她是否是处女？」为何这个问题会出现在您的 VCD？其实这是天主教的问题，跟佛教有何挂钩？**

答： 我把这个问题放在 VCD 内是因为我已经无数次的被提问过这个问题。你看，每个人对于各种各样的宗教课题都有他们自己的见解及意见。当人们对各自的意见不一致时，冲突争执就会发生，这都是因为缺少容忍，最後导致这个世间充满怨恨及暴力行为。我发现一些基督教徒常批评天主教徒崇拜圣母玛利亚，现在却演变成一些天主教徒批判基督教。，无论我们有何种信仰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有和平，有爱及慈悲的存在，为何人们没看到这一点。当圣母生育耶稣时是否是一位处女真的如此重要吗？我们是在讨论圣母或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一定要常常记得当母亲生下我们时，她们的心是纯洁及充满无微不至的爱，所以她们的心是属于处女，而她们身体的状况是和心识全然无关。以心宁上的观点来探讨，我们不应该担忧及争论有关生理的课题，因为身体只是由

四大（地，水，火，风）元素组成而已。我们应该要强调的是母亲永远只对于孩子们付出那纯洁及无私的母爱，所以世人应该停止再争论此课题。

问：　有些人曾经问过我「佛来佛砍」这个课题，它是什么意思？

答：　佛不是来此给任何人砍的。然而，有一些比丘及比丘尼甚至在家人声称自己是佛。这些人是在愚弄着自己。没有任何的根基就声称自己已经证果，这简直是贡高骄慢。佛陀曾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禅坐中，我们的心或许会被耍诡计，我们也许会见到佛，菩萨等等，我们亦可能幻想自己已经证悟佛果。佛陀教导我们的是时时刻刻都要处在正觉中而不去执著任何影像--更不能宣称自己是佛！砍掉你的错误观念，欲望，皈依智慧，这就是「见佛砍佛」的涵意了。

问：　赌博当然不好，那么那些人操作赌场，然后捐出很多款项于慈善机构及参与各式各样筹款活动又如何？是否他们的恶业将会大大的减少？

答：　佛陀教导我们不要造业，尽量行善。赌场只会促使人们贪心及痛苦。想想那可怜的家人，就因为他们所爱的人沉迷于赌博而使到他的配偶及孩子们常活在绝望中。我们是否有常闻到因无法清还赌博债务而使婚姻破裂或赌徒走投无路而自杀的事件吗？从开赌场或赌窟所赚取回来的钱可归类

为肮脏钱！我们是否相信赌场老板，以这样的「慈善心」，他的恶业将会减轻？或是否他们想储存更多的钱财，将來可以付给「商业」出家人为他在葬礼中利用更长的时间，更大的声音及力气来超度他。你是否相信这样铺张的葬礼仪式就能帮助他从恶业中救度出来吗？我想不！

问：　很多人到寺庙去请求神明帮助他们做生意。他们常答应神明如果他们真的富有了，他们会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寺庙来答谢神明。您对这件事有何看法？

答：　这和在商场上做买卖很相似！少智慧的人将会说这位商人是在行善，因为他们认为建寺庙是在做慈善。无知的人将会说这些有钱人是在和每一个人结善缘。但是佛陀教导我们最好的善事是互相帮助弃除我们自己的贪欲及愚痴无明。我们切勿把贪欲带到寺庙的佛坛前！我们不该为了回报而去行善，这不是以至诚心来做的。我们希望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福报？

我想在此借着一则有关西藏的故事来向大家解说：－

从前有一位富贵的人闻说他得慷慨捐献做慈善，如果给的越多，他将会得到更多的回报，所以他就尽量地布施给贫困及不幸的人士。因为布施了很多财富而使他陷入困境破产，最后他却成为了一位居住在桥底下的乞丐，即生病又饥饿而且接近死亡。

一位好心人给了他一碗饭吃。但是他虚弱得连要握碗的力气都没有。就在那个时候，一只流浪狗来到他身旁饥饿漉漉地看着他那碗饭，于是这位乞丐费尽力气想把一半的饭供给那只饥饿的狗吃。过後，一位出家人经过看见他躺在地上，僧人问他为何落泊到此地步？其实他的面相显示他是位有好福报可享的人。那位乞丐就一五一十地把他自己的故事告诉了僧人。之后僧人拿出一幅天秤想帮这位乞丐估计他到底从慈善捐款中获得了多少的福报。但是天秤却没有反应，这意谓他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福报。僧人很困扰说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脸上显示的确是富贵相。经过一些思考後，那乞丐才记起他曾经喂食过那只肮脏的流浪狗，当时天秤立刻有所反应而倾斜！出家人就向那位乞丐解释，当初他是用贪欲的心来做布施。而第二次，他是用无回报，无贪欲的清淨心来布施给这只狗，就因为以清净心做布施而使他获取福报。

我们不应该为了回报而去做某件事。我们帮人是无条件的，只想帮助他人而已，而不是因为那些修行人告诉你将能去天界或将会得到富贵才去做那件事情！

无论如何，这些人到寺庙里去求佛赐予他们三百万而答应如果实现，他们将会捐出一百万来建一座寺庙，那是不必要的！你不需要建外在的寺庙，把寺庙建造在你的心中，这是完全免费的。假如你建道场，你需要出家比丘及比丘尼来照顾这间寺庙。最终，他们将会很执著于这个地

方及捐款箱。当他们死後，他们将会投生做狗来在寺庙的四周围流浪。难道你不是在促使他们造恶业吗？你本身亦如是。

问：　一些人说 2004 年 12 月 26 日大约有三十万人在大海啸灾难中牺牲是一个大自然的灾害而不是因罹难者的恶缘果报。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答：　不，我不同意。无可否认地震及大海啸是自然现象，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其实人类也得负起使这个已经是脆弱的大地外壳更加严重破坏的责任。因为人类无情地在印度洋，太平洋及世界其它地方试炸核子武器。这些世界超级强国只因贪图私利而去进行伤害及破坏这个大地母亲的做法，其损失已经达到无可弥补的程度了，大地有一天将不能再支撑而倒垮。其实此刻我们就应该停止生产及试炸核子武器，免得以后发生比上一次更加严重恐怖的灾难。想象大都市的摩天大楼倒塌，成千上百万的人命被掩盖埋葬，这的确是一个很恐怖的想法。

当然很多海啸罹难者是好人，而且很多是无辜的小孩子。他们不可能因测试核武而遭受大海冲走，对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是卓越的出家人亦下定论说大海啸的确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恶果报的显示。我很抱歉地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佛陀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业报从一世转入另一世至到有一天它全部

被彻底耗尽为止。这些无辜的牺牲者其实是在遭受着从前世遗留下的某种果报。

要多少次的提醒人们才可以明了业报的法则，即是因缘果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使小孩子都能明白，更何况是大人。但似乎他们装着不了解真理，或许他们偏爱把视线从痛苦的事实中转移开。很多人都选择把他们的时间花费在准备三餐，娱乐，思考如何赚取更多的钱财，拥有更多的东西，多过把时间花费在思考如何处理环境的各种问题：如堆积如山的垃圾、臭氧气层被破坏、虐待动物、破坏可贵的森林。一天绿色暖气效应使到他们的生活起居很难忍受，孩子们都得挣扎喘气争取新鲜空气，也许那一天的到来时，他们才会反省及采取实际行动对执。勿每天起身后只会嗅着咖啡香味，一天的开始要学会面对现实反省，不然这个世界将会被毁灭掉。

问：　佛陀的福德圆满，但是印度及其他国家却贫穷，为什么佛陀不能转变这些人的果报而使他们的国家从贫困中解脱出来？

答：　当佛陀世尊在世时，（563－483 B.C.）当时并没有印度这个国家。有的就是那几个小兴都王国散布在这个大陆上，以 MAGADHA 王国为最强大，由 BIMBISARA 国王统治着。

其次，佛陀并不完全是「印度人」，他是释迦王国的一位王子。释迦国是位于靠近现今称为尼泊尔的国家。他的母亲是尼泊尔人，而他的

父亲却是释迦族的国王。印度这个国家是之後才出现的。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世界贫穷国的课题。即使在这些贫穷国家里，也有一些人是富贵的。假如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对于行贿都会容忍及不公平的对待人民。当然，即使在富有的国家，歧视及腐败也是常存在的问题。假如所有国家的政府们都能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一律同等地来关怀他的人民，或者国家政府们都能尊敬贫穷人的心声，都会爱戴他的人民多过贪爱那些钱财，那么，贫穷将会被消除。假如富有的人愿意和他人分享他们的财富，利用钱财帮助穷人，贫穷及怨恨将会被扑灭。这些不就是佛陀所要教导我们的中道原理吗？但是，是否有人要听取祂的话？不，他们不会。人是自私的，他们皆想要拥有全部。他们对别人没有爱心，所以不要诬赖佛陀不帮助这些佛教国家使之更富裕，这不是他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错。

佛陀要我们依正法而修。如果我们依教奉行，无论处在哪里我们都会得到清淨心。没有执著将保证你会体会到那种清淨及满足感。人投生到一个贫穷家庭是因为某些过去世的因缘业报。最好解除困苦的方法是行善。善行可以把我们的恶暂转成为善。或许在这一世你也能得到，你也将会尝到好的来生。

不要让贫穷蒙住你的眼睛使你遭受痛苦而不去修学佛法。无论你处在那一种环境，要试图提升你自己的内在，但是要诚实及廉洁，同时亦

要多修善行，你就会逐渐地看到生活上的改变。这些道理应要常铭记于心。佛陀的教育是教导人们长养智慧更胜于赐予他们富裕。因为财富只会使人增加执著负担，亦将会掠取一個人达至极乐世界或成就涅槃的真实宝物。

问：　你是否可以解释「涅槃」的意思？有一些人认为它的意思是歼灭心灵，是否此意？

答：　什么是涅槃？这个问题是许多人常问的，而且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曾经发表过长篇大论而使到很多在家人对它混淆不清。我不想要再另加一篇冗长（有关涅槃课题）的讨论而使他人更加的困惑不解。我只是想在此利用简单的语言为在家人解释有关涅槃的一些错误见解。

首先想问大家和平是不是涅槃？世间的和平其实是拙劣的表意，让我们来讨论世人对于和平的见解。

对于政治领导者，和平的意思是没有战争，没有争斗。但是这只是外在的和平而已，并不是属于内在的。你不可能劝告他国不出战就能获得和平，但是自己却还继续地在制造武器。你的至诚心在哪里？在我们的社会中，如果每一个人皆有道德修身的根本美德，那么和平就会到来。然而当这些美德消失了，我们将会遭受到痛苦，如前领导人 FERDINAND MARCOS。宗教领导者达赖喇嘛，他有很好的德行，但依然存有畏惧感及担忧争斗，只因他拥有政治领导者的身份。

宗教领导者只是教导他们的信徒成就天界的清净，但是佛陀告诉我们即使天界的清静，亦不是真实的。在天界里，那些天神依然有欲望，欲望就会衍生贪念及执著心，难道不就是这些因素而使到他们既然处在那里，也会有良知上的战斗吗？除此之外，天界亦不是永恒不变，它是无常的。依佛陀的教导，我们行善或造善业，就能投生到天界里去享天福。那里一切都很壮丽而且平静。然而，一旦我们的天福享尽了，我们又得离开天界而到六道里去轮回了。无疑的，天界里的寿命较比人间来得很长。在天界一天就等于人间的八百年，或者有些更长寿命可达至一万六千年。然而生命多长还是有限度的。我们投生到天界也只是暂时地逗留而已。暂时的清净并不是涅槃。

佛陀说断尽欲望（TANHAKKHAYO）执著就是涅槃。佛陀也常利用负词来形容涅槃，并不是因为它是处在歼灭的阶段，而是因为在世间并没有一个适当的言语可以清楚的来表达或者解释涅槃的意思。我们的语言不够精细，不能完美地来形容解释这不可思义及绝妙的境界。

涅槃的最根本重要意思是从欲望及执著心中完全的自由释放出来。世间人不可能获取真实的清淨心，除非他们已经证悟阿罗汉果（ARAHANTS）圣位了。虽然有可能证到圣流，但那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最理想的是让我们发愿往生到极乐净土（如阿彌陀佛净土）。在那里，我们可以在一个绝对完善且有益于修行

的环境中继续修行以断除我们的贪心，憎恨心及愚痴无明心。一旦我们已经完全根除了这三种恶业恶习，我们才能走入大道证悟涅槃。

阿罗汉（ARAHANT）可以了知过去五百世及能预知未来。他们可以目睹过去世的父母，家人及众生遭受痛苦的情况。过去世的家人及众生将会继续的遭受痛苦，直到有一天他们本身亦证道觉悟为止。一旦阿罗汉证入涅槃后，他们没有再轮回了。但是都会再返回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内在的佛性，指导我们如何修持，以发掘自己的内在本性。

另一个极乐涅槃是独觉（PACCEKA BUDDHAS）。这一位觉者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而觉悟到无上的真理。独觉皆以自己的修持行为来间接教育他人。如有人能供养到其中一位独觉圣者，他将会投生到天界里去。他会在那里遗留到很长很长的时间。

独觉再上一层次就是菩萨。菩萨是以转法轮，以真理来教化一切众生。阿罗汉要成为菩萨须要经过莲花化生。因为大慈大悲，菩萨们会继续倒驾慈航，回来人世间教化一切众生，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内在的佛性，使他们亦能有觉悟的一天。

最究竟的涅槃是 SUPREME ENGLIGHTENMENT（无上正等正觉）或者称为 SAMMA-SAMBUDDHAHOOD（三藐三佛陀耶）。每一位菩萨都得修习十地法（TEN TRANSCENDENTAL

VIRTUES）或者波罗蜜（PARAMI）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SUPREME ENGLIGHTENMENT）。一位三藐三佛陀（SAMMA-SAMBUDDHAHOOD）不只能知宇宙真理，他们亦能向寻找真理者详细解说正法以教导他们如何跳出生死轮回。

所以，一个人如果说涅槃的意思是完全歼灭心灵，那是完全错误的。然而佛教并不是教导一个永恒心灵的观念或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涅槃并不是如一个心灵处在天界的那一种境界，但是法或证悟是每一位真理寻求者都有可能获得成就的。无论你是一位阿罗汉（ARAHANT），独觉（PACCEKA BUDDHA）菩萨（BODHISATTVA）或者三藐三佛陀（SAMMA-SAMBUDDHAHOOD），你还是处在这个宇宙中，正在享受着无上的清淨妙乐。

在佛陀的教育中，涅槃的法是不可思义且难以理解的。这一点儿也並不惊奇，因为它是这么的妙难思义完美的。它是这么的无上崇高难以使用任何文字言语来思量的，唯有以自己的修持力量证悟体验才能了解何谓涅槃。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这意思：「欲知前世因，今身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身做者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他曾经所造过的一切业因。并不是在寺庙或路边拜拜或诵诵经典就能帮助你从业力，因果报应中解救出来的。佛陀、菩萨、阿罗汉等等不能帮助我们减少或根除我们的恶业果报，他们纯粹是我们的导师而已。他们只引领我们走上正道，而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在这个正道上精进修持。那还有什么更伟大的真理，最终还不是须要依靠自己精进修行？

摘记

1. 那些兴趣于阅读有关我们从越南逃难的故事，详细情节将会在我的著作《战争及和平》里找到。

2. 要更深一层的了解这个故事，欢迎读者阅读我的另外一本书，书名是《归乡：在世间五千年》

3. 基督新约，MATTHEW 第 10.5 - 10.11 章。

10.5 这十二位男士被耶稣派遣送出去，他指示说道：「不要去非犹太人的领土或任何的 SAMARITAN 市镇。」

10.6 相反的，你们得去会见那些迷途羔羊的以色列人。

10.7 去宣扬，「天堂王国很近了！」

10.8 医治病人，使死亡者回复生命，治疗那些患上可怕的皮肤病者，把魔鬼赶出去。你免付任何东西而有收获，所以要没有回报地去付出。

10.9 不要把金钱，银钱或铜钱带在你的口袋里。

10.10 在旅途中不要带著乞丐袋或多余的衣物，鞋或手杖。对于工人所要求的我们都要满足他们。

10.11 当你来到一个市镇或村庄时，进去寻找那些乐意欢迎你的人士，在他的家借宿，直到你离开这个地方为止。

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วิชัยยุทธ
VICHAIYUT HOSPITAL

Medical Report

Re : Monk NguYen Thanh Liem, 49 Ys, H.N.316571

This monk was admitted here on July 16, 2003 with history of high fever for 6 days. He has been in India and had history of going into the Jungle prior to this illness. Physical examination revealed T 39.4°c, Pulse 120/mm, R 20/min, BP 130/60 mmHg, rather dull conscious and slight icteric sclera scab and pale. Few skin lesion-bites at both legs were noted. Liver was 2 FB palpable.

Laboratory tests on admission revealed ;

Hct 34.8%, Hb 11.3 gm%, Wbc 4,200/cumm, P 75%, Band 11%, Lymphocyte 8%, Monocyte 5%, Platelet 50,000/cumm and about 50% of Rbc infected with P.falciparum malaria.

FBS 66 mg%, BUN 27 mg%, Alkaline phosphatase 280 IU, SGOT 59 units, SGPT 44 units, GGT 27/units, Total bilirubin 5.3 mg%, Direct bilirubin 2.9 mg%, Protein 4.5 gm%, Albumin 2.2 gm%

Urine exam : Sp.gr 1.030, Blood 4^+, Protein 2^+, RBC/HPF 15-20, Granular cast 15-20/HPF

Chest x-rays : negative

The diagnosis of acute P.falciparum malaria with very heavy infection (50% of Rbc) with complications namely ; anemia, thrombocytopenia, jaundice, azotemia, hematuria and hypoprotassemia were made. He was treated with intravenous guinine and oral chloroquine, blood transfusion and human albumin.

บริษัท วิชัยยุทธ จำกัด 114/4 ถนนเศรษฐศิริ พญาไท กรุงเทพฯ 10400 โทร. 0-2618-6200, 0-2271-0221, 0-2272-2100 โทรสาร : 0-2278-1017
Vichaiyut Co., Ltd. 114/4 Setsiri Road, Phyathai, Bangkok 10400 Tel : 0-2618-6200, 0-2271-0221, 0-2272-2100 Fax : 0-2278-1017

The next morning fever was persistently high and parasitemia of 30 percent of red blood cells was still noted. Platelets were very low (39,000/cumm), rising BUN to 37 mg%. One unit of platelet and PRC were given. Artesunate was given intravenously with the diagnosis of drug resistant P.falciparum. Chest x-rays on the second day was normal. On the third day fever rise up to 40°c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ughing and dyspnea. Chest x-rays revealed bilateral massive interstitial infiltration and the abnormal coagulogram were detected. The diagnosis of acute pulmonary insufficiency related to severe malaria was made and he was immediately intubated and transferred to ICU. The concomitant infection with other organism particularly typhus group had to be differentiated. The serology for Scrub, Murine and Tick typhus IgM were negative.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with severe complicated malaria with lungs complication due to DIC and vascular leakage, immunoglobulin plus methyl prednisolone were immediately given along with other supportive care. These serious complications lasted for 5 days then fever subsided, giving back consciousness, disappeared P.falciparum in the blood, less bilirubinemia and disappearance of hematologic abnormalities. His conditions were gradually improved yet on the 9th hospital day he again experienced acute fever due to ESJBLS producing strain of E.coli from the urine and he was treated accordingly with improvement within 2 days. He will be discharged very soon. Full course of quinine, chloroquine, artesunate and doxycycline were already given. He should be observed for any relapse of malaria since he was infected with resistant P.falciparum malaria.

Sincerely,

(Sompone Punyagupta, M.D.)

July 29, 2003

词汇表

阿彌陀佛 意思是无量光，无量寿，是北传佛教的净土宗法门。常伴随在阿彌陀佛 两旁的两位大菩萨是大勢至菩薩（MAHASTHAMAPRAPTA）及大悲觀世音菩薩（AVALOKITESVARA）。

阿彌陀佛国土 阿彌陀佛的净土亦称为净土，西方净土，西方极乐净土或 SUKHAVATI。

阿罗汉 佛教的证悟觉者

比丘 受持两百五十条戒律的佛教出家男众。

菩萨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有情觉悟圣者。

布施供养 用双手供给的意思。如供食物给僧团成员。

佛法 佛陀世尊亲口说出来的真理。

八关斋戒 佛陀为出家僧众及在家人规定下来的规则及行为准则称为戒律。在这么多种类的戒律当中，这个八关斋戒是为在家人在某些时日或某些供修时所必须受持的戒律：-

1. 不杀生
2. 不偷盗
3. 不邪淫
4. 不说骗话
5. 不饮酒及吸食毒品
6. 不歌舞技乐
7. 不躺坐豪华奢侈的床椅
8. 过午不食

业报 通三世的因缘果报

扇状帐篷 这是托钵乞食出家人常用的帐篷它是晚间被用来避风雨蚊虫的。

密咒 一种咒语，用来念诵，加强心力的专注求保及增加福慧。

目犍连尊者 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祂是神通第一。

中道 佛陀的教导强调于避免极端感官的享乐或自我摧残的苦行。

沙弥 初出家修行的僧侣。

僧团 四人以上在一齐修行的出家众。

釋迦牟尼佛 另一个称号是 SIDDHARTA GAUTAMA，是一位觉者，曾在两千多年前生活位于接近现今称为尼泊尔的国土。祂是佛教的创始人。

结夏安居 每年的雨季，出家众都会聚集一处精进共修三个月。

寺院 佛教道场

Bhikkhu Buddha Dhatu 是一位越南战争的受害者。当他九岁那年。他的村庄被炸弹夷为平地。而在他的身体有百分之七十的部分被流弹严重灼伤。经过六次的紧急手术才把他的命救活过来，但他身上的灼伤并没有完全被治愈。

过后，Bhikkhu Buddha Dhatu 成为一位和平使者，他的基地位于澳洲。他的讯息来得特别贴切时候，因为是在传达做为一个小孩就得遭受如此巨大创伤痛苦的讯息。

1998 年，Bhikkhu Buddha Dhatu 和廿四个国家的参于者，开始了他的九千公里世界和平步行，目的是要唤醒世人。在他的行走旅途中，他拜访了许多国家，感化了很多他所接触过的人士。

处在动乱危险的这个时代，这本书是值得每个人阅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暴行及仇恨，都是从憎恨、无明及欲望所衍生出来的。要下一代的孩子有希望，唯有依随佛陀的教导，力求和平，这样才不会亏欠于我们的孩子、世界及我们本身。

战争非神圣

-Bhikkhu Buddha Dhatu-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免费结缘